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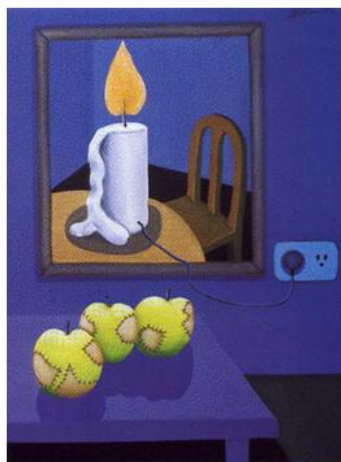
新大陸

58

New World Poetry Monthly, Jun. 2000

詩雙月刊

二〇〇〇年六月第五十八期



●浙江詩報

目錄

No.58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紀 弦	安娜和瑪麗 2
嚴 力	門和鎖的意識 2
黃伯飛	風中鳥／晨步遇風 3
馮學良	逝水年華 3
非 馬	聖嬰現象／生肖／高度的挑戰1／ 高度的挑戰2 4
秀 陶	京廣線上 5
秦 松	月亮之外 6
王一武	離鄉以後 6
方 思	前世的浪漫史 7
伊 沙	減肥的事／五十年代／ 地球的額際 7
雪 迪	通道 8
李 斐	尋人／軍荼利己之花園 9
路 羽	注目／舵手／鄉情 10
莫 云	春／甦 10
遠 方	東遊雜抄之二 11
余問耕	獵人／回憶／ 在哭與笑之間浮沉的我的夢 18
石 鈴	咎／不寫詩的日子 19
劉興華	旅人你要走嗎／進門時的體驗 19
呂建春	路／啟示錄 20
林忠成	遲到／評理 20
雪 陽	回鄉者的祈禱 21
鄒岳漢	夕陽下 21
張國治	小詩十首 22
心 水	秋之舞／秋色 23
伊 農	古箏曲：高山流水 23
桑 克	一個中年男子的肖像 24
尹 玲	追憶火逝玫瑰 26
陳銘華	有一個中國 27
楊森君	遺失 28

李元勝	走得太快的人 28
劉自立	芳香如我的消失 29
揚 子	龍膽花 29
黃守勇	中國魂 30
沈 奇	世紀回聲 31

浙江詩報

劉 翔	南方的水和玻璃 12
劉 翔	朝向田野／劉先生的一天 12
梁曉明	石竹花／邂逅 13
潘 維	入侵的黃昏／致郊外的一位女孩 13
陳 勇	時間——新月 14
汪怡冰	意義的玫瑰／岩石 14
泉 子	天空中飄起了雨／回去吧 15
張德強	生命中無法虛構之純粹 15
西 渡	冬日黎明／鄉村經驗 15
胡加平	明亮的水 16
李鬱蔥	蜘蛛／街上 16
王 川	致 17
沈 葦	驅逐與追隨／傍晚 17

譯詩

濮 青	雙語創作：餅幕 32
田 原	日本當代青年詩人作品選譯(4) 33
鄭建青	英俳漢譯：Jim Kacian's Haikau 34

評介

黃伯飛	說詩小札四題 35
紀 弦	何謂現代詩 36
秦 松	科學與詩學又一題 37
藍 亭	脆弱的詩 39
張索時	詩與象徵 40
劉耀中	美國詩人羅拔特·羅厄爾 41

詩訊

詩訊	封底裏
----	-----



編輯筆記

●新世紀詩的傳承雖然微弱，但生機不息。詩刊的持續無疑更令人擔心！幸而歷年來，本刊成員更替的現象不絕，往往在一些詩友退下去的時候，又有另一些詩友充滿熱誠地參加。繼詩人雪陽之後，詩人呂建春是第二位經由網路認識而加入《新大陸》的成員，讓我們在此拍響歡迎的掌聲！

●本刊舉辦的《新大陸世紀詩獎》徵詩，初選工作經已完成，複選正進行中。八月號將公佈得獎名單，並於出版十月號同時另出版詩獎專號。

●本刊國際網路網址經由今年三月份起更改為：<http://home.pacbell.net/wtchan>，電子郵箱依然是：tchanw@yahoo.com。請大家留意，並請鏈接到本刊網址的其他網頁網主得便時予以更改。

●為了表示感謝，對支持過新大陸的本刊前成員，我們每期仍然寄贈詩刊。但新大陸出版已屆十年，許多詩友的地址都有更動，前此曾籲請需要繼續贈閱的詩友提供新址。今為珍惜資源，本期起地址不明確或多時未與本刊聯繫表示需要繼續贈閱者，我們將不再寄贈刊物。

●感謝詩人王川的協助，本期《浙江詩輯》得以順利與讀者見面。下期推出詩人黃河浪代為組稿的《夏威夷詩輯》。我們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上期(No. 57)方思詩作〈古高昌人〉，頁八段二句九“今年飲濃郁的……”，“今年”應為“今午”之誤；另本期(No. 58)陳銘華詩作〈有一個中國〉末段“每天清晨美國東部時間六點半……”，原是“每天早上美國東部時間九點半……”之誤。特此向讀者、作者致歉！

●收到各地詩友贈書、贈刊，不克一一道謝。謹在此向大家致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 麥)

吳懷楚 (科 州)

黃奇峰 (洛杉磯)

■ 紀弦

安娜和瑪麗

金髮安娜
和戴假髮的瑪麗
是一對同性戀者。
她們只戴一隻耳環：
很明顯的標誌。
她們住在卡斯楚街，
租了一間公寓，
那是同性戀者的天下。

但你不可以侮辱她們！
別死盯住她們看！
她們也是受法律保護的，
搞同性戀是她們的自由。
其實除了性生活的特異，
心理上帶幾分古怪，
其他方面，
也沒有什麼不正常。
她們也上班，也工作，
也賺錢，也納稅，
和一般人一樣。

可是不知怎麼搞的，
有一年，在例行的
化裝大遊行中，
二人竟失散了。
安娜找不到瑪麗，
瑪麗也找不到安娜。
找來找去，終於，
安娜遇到了一個彼得，

■ 嚴力

門和鎖的意識

文學藝術的前衛者
常常存在向外界撒嬌的危機
那些等級森嚴的集體
我也曾是它們懷中的兔子
傳統用身軀龐大的影子
把我們一起撫摸

當我以所有物質的靈魂
作為無我的存在來闡述世界
談論被集體制約的行為
被傳統消化的肉體甚至骨頭
但是
談論的對方不可能是又一個無我
甚至天堂和地獄都有面積和
大門的概念
那麼就要把無我銼成鑰匙
因為和我一樣
上帝或者魔鬼
也是價值概念的代名詞

1999.4.16 紐約

小伙子相當英俊；
瑪麗也遇到了一個約翰，
這傢伙很是誠實。
從此，人們可以看見
安娜和瑪麗戴著的
已不再是一隻耳環，
而是一對耳墜子了。

多麼的奇妙啊！
這難道不也是
上帝的安排嗎？
唔，詩人說：

■黃伯飛

風中鳥

沒有一隻鳥
是暈頭轉向
在風中跌落地上的。

它搖擺雙翻，
策動每一根翎毛，
削退猛襲的風力；
時起，時落，
駕馭陣陣的風波。

大如蒼鷹，小如簷雀
都在猝然來到的狂風中
平安地度過。

晨步遇風（附記）

風有頭，一頭撞過來
我倒退兩步；
從後面推過來，
我向前踉蹌兩步。

風向不定，
我一如醉人
東倒西歪。

天色滿清明的：
照在山窩，照在山頂，
山未曾搖動。

幾簇松林
滿安穩地
閃灼在我的眼中。

風沙撲在臉上。

■馮學良

逝水年華

第一場愛情

就像太陽西下的心情
躲在樹後 觀賞
落日的餘暉
然後去承擔
一個擁有失落的
影子

——八十年代

第二場愛情

在街道上偷窺月亮
不慎行跡敗露
被兩排霓虹燈嘲諷
發出光芒 混凝了月光
驀然 我找不到通往月亮的
路口

——九十年代

第三場愛情

像一艘苟延殘喘的渡輪停泊港口
修鬆我必然的傷口
期待下一回的遠航
可以擁抱星星

——這一個年代

我低頭 側面
路徑幾乎不辨。

山色滿清明的，
照在山窩，照在山頂，
山既在前面，
我轉過頭來，
踏過落地的枝桠，
依循來時的途徑回家。

附記：南加州有風叫St. Anna，春三月來襲，方

■ 非馬

聖嬰現象

莫非連上帝
也厭倦于
這日復一日的
單調
竟玩起
顛覆解構的
後現代把戲來了

信手輕輕一撥
安安穩穩的搖籃
便翻天覆地哇哇驚叫

附注：“聖嬰現象”原稱“厄爾尼諾”（El Nino）現象，指嚴重影響全球氣候的太平洋熱帶海域的大風及海水的大規模移動。因通常在聖誕節前後出現，故名。

生肖

對於經歷過那麼多輪迴的
這些生肖
輪流當番已成了慣例
或顛撲不破的真理
你休想用改變基因或克隆什麼的
來撼動分毫

就連那隻體制外的獅子
每年歡欣鼓舞搶著開道
嘴裡銜的
也總是那麼個
紅包

高度的挑戰1

當視線
為鳥翅牽引
冉冉飛越
樹梢
山巔
雲層
終於抵達
海闊天空的高度

留在地面上
自慚形穢的身影
被彈簧般壓縮
拉長
又壓縮
終於轟地一聲
迸散為
耀眼的陽光
無所不在

高度的挑戰2

明明知道不可能
他還是將手
高高興興地伸向
天上的星星

這是唯一的姿勢
他無須
踮起腳尖

■ 秀陶

京廣線上

一、沙暴

二〇〇〇年四月九日近午，二詩人在北京一餐廳午膳。一詩人久居北京，另一將乘下午一時許自北京發出之火車南下。餐事草草結束。北京詩人云：“還是快走吧，今天下午我們又將有一場沙暴。”在被詢及何謂沙暴時，他乃簡介了沙暴之成因及蒞臨時之景觀。內蒙的沙漠漸漸地逼近京城，最近的離城僅七十五公里，而且以每年x x（誰有興趣去記起教人不悅的數字）尺的速度前進。每起北風便將黃沙捲起，飛向京城。其來也，黃雲漫天，眼不能睜，即睜能見度也不過幾尺之遙。交通停頓，市集關門，人們唯一能作的只是走避，躲入屋內不出門……

二x x x（誰有興趣去推究教人不悅的數字）年x月x日，有人在華北平原的西北邊緣發現了一個掩埋於沙土層的古都，其規模大過意大利的龐貝城幾十倍。於發掘到一巨大的廣場時，尋得肥男屍一具。保存情況良好。據考古學者云：該人生前嗜煙，不大刷牙，且染有污穢的性病

二、夜行車

在不該醒的時辰我醒在不該醒的地方。床舖下是一片激烈的隆隆聲，隆隆聲以及金屬的碰撞。一向悄悄地滾動不息的世界，今天居然滾出這樣大的脾氣來了。其強烈而且持續，彷彿是浪漫式的革命，又彷彿是一往直前的戀愛。而且把我的家人以及鄰居們都滾到世界的背面去了，害得他們每人都像是耍單槓一樣地吊在那裡

一片漆黑的窗外，不時地有一火也不知是流星還是燈光浮過；又不時地滾過小小的市鎮，燈火便變得茂密一點。任怎樣我也攪不清楚我們這時是滾動在河北的南部還是河南的北部。一個光亮的大院子出現了，一桌桌的人坐著，像是宴會似的，我的眼神輕柔地瞄過那群麋集的老鄉們。那些人在今後一生所作的最最狂野的夢中，也絕難夢到一個遠方人曾經那樣快速地掃過他們一眼

April 2000, Er-Zhou

■ 秦松

月亮之外

月亮之外

實驗室常常是兔子的居所
雖然兔子登月飛天
先進於人類若干年
紅腫的眼睛赤露著春天的尾巴
與裝飾著春天的
動物園的梅花鹿們
頭頂的枯樹枝一如寒冬可以作武器
耳邊的荒草仍留著殘雪可以作藥材
(藥材已禁武器還是無力自衛)
呦呦的哀鳴實驗室的春天

月亮之外

兔子與兔子們與鹿不相干
動物園與實驗室的居留也無關
在某種語意上 兔子與雞是
同性詞 兔子升天不由自主
雞犬升天由於一人“得道”其實
雞已倒數計時速食速產速決
犬則禁殺禁食禁吠而流亡

2000年三月二十日在紐約

詩餘：

此稿是由新世紀的第一個春天所引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仍舊，“雞兔同籠”已成為成人的戲目。人類對於動物的偽善，已造成人與動物的錯亂與災難。盲目的實驗，苟活怕死求長壽，複製動物複製人，破壞自然生態也破壞人文生態與倫常，科技有形與無形的殺人害人，藝術創作詩畫等等，已不堪收拾其“善後”。科技與商業的勾結，這些商人與科技人，除了促銷賺錢東炒西洗，沒有一點憂患情懷，甚至談情懷談人道，已非新新人類，所謂新新人類是什麼東西？難道是複製人嗎？所謂“人權”與“民主”，也在偽善的惡性循環中。人文生態在不易見的漸變惡化中，自然生態的

■ 王 一 武

離鄉以後

離鄉以後
故鄉就成了一樁一樁的記憶
回家的日程
一路打樁
根基愈深
思念愈發黃
這種埋頭在心裡的鄉愁
每逢佳節
就成了下酒的好菜

我知道
故鄉隨著我離家的日子
長出了一串新的音符
還有她連著域外的山路
繫著生命的莊稼
使我回家的日程
不斷的打樁

99.8.31于海口

突變，立刻可以感受到，一天半日就有一年四季的錯亂氣候，以及天災越來越多起，越來越嚴重，實在令人憤怒。寫詩又不能張牙舞爪的怒罵，這便如何是好？無奈與忍受也是自欺欺人的偽善，我想只好在詩餘罵他一句“愚蠢”的人類，與製造紛爭的政治動物們。地球如果不毀滅，真的要變成一個大“動物園”了。

人類之愚蠢，拒絕思想與情懷，當然也就不會有大思想家以悲天憫人的情懷來關懷。被那些政治動物們，利用商人與科技人來操作，速食速決速產速成速收，還要求長生不老以苟活，邪門邪教叢生橫行，也不可能再有什麼大宗家殉什麼道，道已不存在。所謂多元文化，事實上只有人類消費的次文化而幼稚化而商品化而無知化，以至無文化。這是顯而易見的。人類文化知性的墮落，我們需要知性的藝術，知性的詩。所謂大勢已如此，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是騙人的俗化的預謀，由於人放棄了意志，畏縮於多數生物性的本能慣性，也放棄了人之膽識與道德勇氣，在似是而非的暴民與愚民的論調裡，而喪失了良善的高層次高品質的選擇，更令人憂慮的，可能從此失去了選擇的能力。

一首小詩，引起我這麼多的詩餘話，也就是說，這首〈月亮之外〉的小詩，是由這麼多的感受與知性意識而形成的。

前世的浪漫史

有時夜深醒來
突然聽到明快的聲音
問黑莓何時成熟
像窄灣內水波的起伏
飄來航海者祖先的歌

躍出繁鷺的重圍
忽覺頸際冽風——滾落馬背
是長柄彎刀，閃爍月明
驚知以往的使者
為何都一去不返

面對敵騎的首領
遠山部落的公主
像滿月，像早霜；飛塵揚沙
死生相爭的不是水草，是荒漠
馳騁著：前世的浪漫史

■ 伊沙

減肥的事

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來對付自己
上帝啊
快讓我從老闆的身材
回到打工仔

五十年代

黑白電影的老膠片
不停地下著雨

我的目光
在樸素的人群
和一幅幅國家的畫卷中
尋尋覓覓
想找到一個美女

找到了終於找到了
她穿軍衣

地球的額際

一堆胖女人笨拙而性感的舞蹈
一個孩子在祈禱 這裡是環礁島
而在千年島 一只船載著火把
正駛離岸 在土著們的咒罵聲中
一個黑人吹響了千年海螺
在巴勒尼群島的海灘
天空中有陰雲密佈景色蒼茫
一只海鳥在飛
第一縷曙光照耀著基里巴斯
但陽光沒有 被雲層阻隔
新千年的第一縷陽光西移
照在新西蘭查塔姆群島的
奧喀羅灣 一個白髮老頭
領著孩子 高聲讚頌
毛利人正用欲飛之姿
裝扮成鳥
呼喚太陽升起
而太陽正在升起
新千年太陽的初吻

■ 李迪

通 道

生活，是環繞心靈的牆
你增長一歲就把牆築得更結實些
從被圍困的感覺中
透過牆縫——那是一天剛剛開始
透過來的亮光。那是
你忘記關閉自己時
在睡夢中，呈現的內部景色
透過這些，你看
那片樹木正在雨水中
自然生長的土地
當你開始新的一天
你砌那堵牆。牆越來越厚
你住的地方越來越暗
你越來越老

早秋的某一天，雨後的下午
你幹累了。無論是與自己獨處
或坐在那張舊椅子上寫作
你是在已有的一堵牆的表面
砌著。抹著。你幹了20年
寫滿了字的紙堆高高的
這些紙是你的生活。20年
你像一頭牲口圍著它們轉
住在裡面。紙在陽光下面
越變越黃。你越寫越老
越幹越老。牆卻顯得越來越
不結實

在這個雨後的下午

你原意只是歇一歇
看看那堵牆現在的樣子
你聽見牆裡面
一隻蟲子在叫
蟲子在牆裡面的潮濕的地方
叫著。唯獨這次
你由著他在那兒叫
你沒有把他的叫聲
貼著牆根鏟下來
放到你的紙上面
你沒有把那隻蟲子
塞進你的筆。讓你的筆
在慘白的紙上叫，詩
在孤獨的感覺中叫。那隻蟲子
一定是在一次睡眠中爬進來的
那次睡眠使你砌了20年的牆
裂開一個小縫子。你聽著蟲鳴
心中這樣想。只是聽——，聽
不趴在桌子上苦幹
不把那張舊椅子弄得嘎嘎響
真好

坐在圓形甬牆的正中間
生活在你的周圍
思想的中心就在你的
屁股下面。你感覺身體在裂開
身體裡面有一個洞。慢慢的
你全身搖晃。你看見四周的牆
你一點一點地成為一個大洞
成千上萬種聲音，輕輕的
在你的身體這個大窟窿中
滑動。然後
移動向更深更深的地方

■ 李斐

尋 人

眾舞者皆對號
脫下舞衣入座
暖位在第一排
可惜與舞台太近距離
十年的時間焦距明示
看歷史劇是太早了訂座
舞台也許暗示預留空間
讓那穿白恤衫舞者不被帷幕掩蓋
雙手拎著東西不是走龍套的卡喱啡
可惜舞者名單無名無姓兼無喱頭
左轉右移的坦克移動了皇城
不明不白的下場誰擲鮮花
假如有人路過長安大街
請告訴我看見也是舞者那青年

九九九年五月十四日紐約

軍荼利尼之花園

我們身體是一座美麗的花園
只要輕輕地閉上眼睛
白天用右鼻翼晚上用左鼻翼
深長呼吸日月的能量
冥想的心眼就會自然看見
曲徑和甬道繁複而又簡單的設計
如果勤墾地清掃和栽種
就可以茁長紅的白的蓮花在腹中田園
藍色的紫羅蘭千朵吊鐘開在頭上
搖動的枝葉有時飄落
讓它去吧
因為心靈有時仍在擺動搖晃
內在的世界連接外在世界通道上
我哦我吔是個不真實的存在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所謂思維也是變幻的風幡一塊
在蔚藍或灰暗的天空中有形無跡
讓它去吧
樹葉飄落和果子墜地
都是大地隆隆震音
當身軀的花園甦醒了能源
開啟了烘烘山下到山上的彌樓山
叢叢鬱鬱神經脈穴的道路
花園灌施著潺潺的甜液
蜜蜂的嗡嗡和鳥聲的啾啾
艷紅的四瓣荷花在海底輪綻放
梵穴輪洞開的門戶洩露了天機
親愛的朋友們身體的美麗花園
為你為我而開放
軍荼利尼的寶藏
等待我們去發掘生命的圓滿

2000年二月十五日紐約

註：軍荼利尼(Kundalini)是沉睡生命意識的能量，盤旋在身體內蛇狀無形物體。古時候的瑜珈行者，經由他們的修練，發現這沉睡意識的能量以順時針方向在脊椎底端繞了三個半的圓圈，這種宇宙意識能量沉睡蟄伏在海底輪內。修練方法以靜坐、手印、身印、真言以逆時針方向轉動解開神經脈結叢的生殖輪、臍輪，並使它沿著脊椎向上升起，到心輪、咽喉輪至眉心輪向頭部的松果體，與上意識融洽一起，此時小我

■路羽

注 目

不是薄霧
不是風
是生機充滿了山野
有所祈求
有所奉獻
有感於
一片嫩葉的舒展
我輕輕彎下腰
在春的深處
進行著
莊嚴的注目禮

舵 手

不朽的稱號
真實的定名
因為船是動搖的
因為海是莫測的
你的經驗
你的智慧
以鷹一般的眼力
洞視世界
陪襯你的是風暴雷電
在海的胸膛上
你寫下
豪壯的詩篇

鄉 情

如期而至
靜靜遙望遠方

■莫云

春

綠草地上
那隻繫著紅項圈的白貓
披上一身亮眼陽光
蹦跳著向我跑來

我伸手
輕撫牠溫柔的皮毛
冷不防——
被那伸吐的小粉舌
舔溶了僵凍的心

甦

這一刻——
所有沉睡的種子
都要舉臂伸展懶腰
所有褪盡鉛華的枝桠
都要重新盛妝

所有蟄伏的心情
都要
振翅高飛

鄉音依稀
總是由遠而近
酒也發酵
情也發酵
灌醉了一海
鷗鳥盤旋
潮水洶湧
天空並非虛設
又有誰能斷言
支撐我的
不是一片浮雲

2000年寄自香港

■遠方

東遊雜抄之二

1.紐約斷想

好大一個蘋果*啲
色澤誘人
可惜不是Fuji
不是Gala
也不是國光或或金帥**
佇立良久良久
是酸是甜
是綿實是爽脆
是儂本多情
或自作多情
我
始終不敢咬一口
畢竟 自己
祇是位過客
來去匆匆
卻偏偏憂心重重
且生性多疑的
過客

*紐約素有“美國大蘋果”之稱。

**Fuji、Gala、國光、金帥，都是蘋果的品種。

2.紐約的出租車

祇片刻功夫
坐在岸邊
一群一群一群
又一群
爭先恐後地
搶入我的驚愕
記得以前
在別的水域
祇見過 偶爾

一尾

一尾

一尾

優哉游哉
游過我的熟視無睹
我饑腸轆轆
想起那道糖醋佳餚
一旁便有人提醒
紐約的黃花魚汛
沒有淡季

3.從太平洋到大西洋

一樣的天蒼蒼
水茫茫
一樣的老氣橫秋
刁蠻無狀
就連絮語的神情
纏綿的時態
都一樣
一樣叫人費解
卻一樣叫人牽掛
多少前塵往事
多少巧言令色
多少傾軋浮沉
祇有我知道
不一樣的
祇是心底的塊壘嶙峋
雖然他們也一樣
深藏不露能容能笑
可有人
寧願選擇捶胸
頓足
選擇仰天
長嘯

4.火

——參觀康寧玻璃中心

對這位
資深的首席魔術師
祇是小菜一碟
多少歷史的誤會
文明的失蹤
多少靈魂的涅槃
輝煌的暢想
往往是他
不經心的表演
或蓄意的惡作劇
沒有火的見證
婚禮葬禮
都不能完成
最無憾最圓滿的儀軌
沒有火的禮讚
酒難淬鋼
血難化碧
情易了
人易老

5.尼加拉瀑布

這道簾子
可曾在
美猴王的花果山
掛過
可惜得很
若早十來年結織
我定然借到
爐火熊熊的洪都新府
掛在青雲浦
或滕王閣
抵擋年年煩熱難熬的
苦夏
好讀書
好做夢
好摘星問月

南方的水和玻璃

浙江的詩人是比較平靜的詩人。他們沒有把自己像煙囪一樣矗立在混亂的詩壇上；他們也沒有使自己成為賣貨郎，走街串巷、走南闖北，把自己的作品廣為宣傳。他們是些普通人，有自己的職業，有還算穩定的家庭，同時，他們寫詩。他們的詩裡充滿內在的騷動和靈魂的搏鬥，但語言又往往和秋天的雨水一樣清澈。他們每個人都不同，寫的詩也是完全不同的清澈的詩，有時候像水，有時候像雪，有時候像玻璃或別的什麼。

梁曉明是浙江詩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詩大氣、狂放又靈敏、深思，他的組詩〈開篇〉可能是當前國內最好的詩之一。他主編的《北回歸線》，在國內的民刊中是公認的佼佼者。潘維是浙江詩中的另一位天才人物，除了那些詩的門外漢和可憐的嫉妒者，誰都會稱許他詩中語詞的光輝。劉翔近來的詩走向平易和樸素，試圖在反諷中重述那些他自以為重要歷史人物。在陳勇的詩裡，最令人暈眩的是它在清晰中的含混和詞的穿透力。汪怡冰是〈光的榮譽〉（組詩）的作者，事實上她並不比那些喜歡吹鮮艷大汽球的著名女詩人們弱，也許更好些，只是浙江人不喜歡大汽球。泉子的詩一如他的名字，乾乾淨淨，每個詞落在句子中都濺起水，那水也是乾乾淨淨的。而王川，他的生活被無聊、焦燥、渴望

、宗教的藍光所稀釋，但又在詩裡重新聚集起來，成為造神者的嘴唇。至于李鬱蔥的詩，也應該得到認真對待，他發表的詩比任何別的浙江詩人更多，但都沒有被認真對待。

劉翔

2000年2月于杭州

■劉翔

1966年生于杭州，現任職于浙江大學。代表作長詩〈他〉。長篇詩評〈歌唱者的精神素描〉在詩評界有一定影響。

朝向田野

我取道黃昏走向田野
那是禾苗、蛙聲和蝴蝶的樂園
那些燕子像渴望幽會的戀人
匆匆飛向燈火初上的家宅
昏厥的光閃耀著小小的池塘
河埠上女人和狗的聲音
重歸平靜
大地的和諧默默上升
盲目的白晝走向神聖的終結
農民們停下了鋤頭
在越走越長的背影裡走著
沒有歌聲，也不在意雜草叢中
鳴蟲的交談
他們固執地走在樹根般裸露的
田埂上

沉甸甸的秋天啊
你從豐收者那裡掠奪了什麼？

劉先生的一天

總之，沒有人對傷風感冒有興趣
沒有人向他喊，說
要將痛苦全包在自己身上
每天很無聊，憤世嫉俗
閉目養神，看看書，讀讀報紙
晚上通常早早就睡覺了

早上起床的時候
雨已經下了很久
他想“她會嫁給那個傻瓜嗎？”
後來他笑了起來
在別人的印象裡他的聲音弄髒了

整幢房子
不雅，但很動情
空洞，又被覺得值得一聽

走到街上，就會感到饑餓
小食鋪像麻將牌一樣多
到處走動著怪物

（一種有時像大象，有時像螞蟻的
東西）

互相抄襲的大腿和面孔
那些沒長出尾巴的女人
撲著香粉，假睫下射出哲學的光芒
她們驕傲地露出腥紅的
修剪得無懈可擊的指甲

他說，“你不愛我幹嗎？”
到頭來，我會用別的法子使你

笑起來”
“一記耳光能為我們記下些什麼
呢？”

地獄向我們捐獻了什麼？”

他說：“到頭來，你頗為倔強的
同情心也派不上用場”

他老是自言自語的說話
運用一種打著綁腿的語言
有時候他顧不上回答自己
一副高傲的樣子
好像以我們平時的命運來考驗
某個陌生人

必定會有一場惡鬥
但維持了表面的寧靜
劉先生又安全抵達了床
那裡有一把承受著創造的私人的
錘子
他唯一可去的地方

■梁曉明

1963年5月生于上海，81年開始寫作。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一行》詩刊駐中國代理。《北回歸線》主編。作品見于《人民文學》、《詩刊》、《作家》等，並被收入《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中國先鋒詩選》等三、四十種詩集。

石竹花

她是一面鏡子。她走後
鏡子也走了。
大地上從此多了個缺少鏡子的人

太陽也漸漸冷了
下去
人生路漫長啊，人生路黑暗

忽然：
好看的石竹花開滿了我這座小小
的庭院

邂逅

小詩啟發人
船舷邊，一位姑娘明眸皓齒
端坐在一群庸人中間
一束幽蘭睜著雙大眼站在一批
雜草之中
我朝她笑 她朝庸人笑
手指上
精美煙草燃成一撮灰

■潘維

男，1964年生于浙江湖州，現供職于某影視機構。

入侵的黃昏

——致H.Q

入侵的黃昏，水的家園
在危險的葉片上傾斜，
真正的心正從泥土裡向我的身體
回歸。
心是一卷被禁的書，因為其中的
文字
牽引人們的目光進入了生命，
現在，時間已將文字從一一對應

中釋放了出來，
並且融入了光中，穿著塵埃的
內衣。

我多麼孤獨，渴望著蕭邦的指尖
為我流淌出一個蔚藍的少女，
信念帶著她在青春的天上飛，
哦，不要下降，請用高度對我說話
或者使用沉默的海綿，將我吸入
寧靜的覺曉中樞

我正一點點地向著星空活過去，
隨著那株月桂樹一同芳香、明亮
和
上升，
像盤旋而上的樓梯在休止處
迎來一聲驚嘆的目光：隨即，純
淨
的裸體

瀑布般解開，如銀的寂靜鋪滿一
地

從濕漉漉的思想中所瀰散的暮色
如一條印花布披巾，披在燭光幽
幽
閃動的湖泊肩頭：水的每一次瀟
現
都會打撈出一艘沉船，
經過油漆，煥然一新的往事
又將隆隆的駛離灰塵和遺忘。
入侵的黃昏，水的家園
帶著饑餓的綠，從骨骼走向
肉……

致郊外的一位女孩

(選章之1、2、10、11)

那封裝入驚嘆號的信
已經發出了。它正旅行在江南的
深冬，
私奔于郵差皸裂的手上——實際上
它隨一陣雨，凝固成一塊藍玻璃
因為其中激動的泥濘泛濫，
因為你的眼睛認識了寒冷。

往事與隨想，在靜靜地交配、
產卵。
來年春天，那些新生會漿果處處
你聞到時光衰老的腐味了嗎？
我想用葡萄架上那瓶尚未釀造的
酒
酬報你的日子，以及
髮夾一樣燙手的真實。

不朽的厭倦囚禁著我們。
學校鏽蝕的鐘聲撞擊著磚牆，
像白堊，露出斑駁的未來。
你依然和影片一樣，用青春的奶
喂養環境。遠離頭版新聞，
遠離城市公共汽車那無智慧的
迷宮。

夜晚，在一本燙金書的影子裡
捲刃。
燭光領來無力的思想。
我缺鈣的語言，仍然失眠。
然而，純潔的女教師，我發現

你留宿的肉體——向著懸崖在
背叛你，
而黑的疼痛在用江南之手寫著你

■陳勇

1969年生于杭州，長期業餘
從事先鋒詩創作。代表作《時
間——新月》。

時間——新月(選二)

第六首

隧洞或許代表我真實的精神——
通往星光，儘管那兒只是一片
沙漠
我，做完了夢
甚至死亡也在死亡
坐著的我
凝視自己的命運

墜落的灰燼
富于真正的控制，在結實的
塔樓頂端
領略自己必然品嚐的虛無

我看到一個僧侶，他絕不回頭
“走下去”他說“陳勇，走下
去”

第十二首

遺忘，在青春期我就懂得這點
就記憶而言，它是背叛
就神而言，它意味著我的成熟
當人們睡去

夜如同金子
被我用來交換精神
我無意進行批判
思想早已形成
過多的細節，宗教在這裡顯得
繁瑣

美如新月，光線不應再賦之更多
的簡單

在我自己的花園裡散步
僅僅在神的白色目光中迷失

■汪怡冰

女，1968年生，浙江人。浙江省
作協會員，在《詩刊》、《人民文
學》、《詩歌報》等全國多種刊物
上發表過作品，與人合著有詩集
《光線》。

意義的玫瑰

玫瑰在牆上，為什麼——因為是
我的。
沒有刺，也沒有芬芳
一縷光做成的它，石牆上跳舞的它
與空氣連成一體

我回來了。玫瑰在閃閃發亮
因此，雪白的牆就是一片黑暗
我就是黑暗。曾經，它在此安歇
但如今，它已不再是火
不再是鹹澀的大海與黑色的腰肢

它尋找的不再是我的眼睛，我的手

而是眾人的。
還將教給他們舞蹈？
啊！難道我還不足以帶給你光榮
與

憂傷？

儘管你高高地躍出了黑暗
或許，他們只看見活的陰影在上升

正在微笑的玫瑰，多麼確定的玫瑰
因為我的懷疑，我變得更加孤獨
而它，卻突然光明起來
——這光線亮過了它的自身，
即使沒有了玫瑰：
它是單獨的、永恆的，新的軀體

於是，玫瑰回到了牆上
雪白的牆，黑暗的玫瑰，意義的
玫瑰
我是它的。我緊緊地跟隨

岩石

有時 岩石的力量來自一滴雨
我的淚跡乾了，語音輕柔
我注視著樹葉舒展的時辰
它們怎麼能越過我凝視的邊緣

這岩石使我想起了靈：它沒有
性別
沒有慾念，它的手必須通過
我的手

可如果它放棄了我，
哦，如果！如果！
它就是我習以為常的碎裂！

每一次，我說我贏了
我的分子就是這巨大的石塊
可大地像一個黑衣神父
他慈祥又謙卑地說：

“沒有芬芳的人，群鳥不會帶著
他飛翔。”

■ 泉子

男，1966年生，浙江人。省作協會員，在《詩刊》、《人民文學》、《江南》等刊物發表過多種作品。

天空中飄起了雨

天空中飄起了雨
它與一年前的那場雨有什麼不同
一首詩把我引向記憶
我與一場雨的賽跑堅持了一個冬季
這場不分勝負的競技
沿著一首詩的坡度延伸
沒有同伴
沒有孤獨
沿途瀰漫著大霧般的喘息
我最終被一場現實的雨打濕
記憶淋濕的是誰
在另一個向晚，天空無雲，夕陽
斜斜
街道空曠寧靜

回去吧

回去嗎
他們都回去了
我也要回去的

一輛車正等待我的出發
他們已坐在車上，和顏悅色
他們交談著
有時，他們也不交談
我終究要回去的，我告訴著自己
像樹葉將聲音拋向樹枝
他們的音量在增大，分歧已經產生
聲音與聲音撞擊出聲音
我呢，我呢，他們在呼喊
爭執緩慢地蔓延
一輛車被火焰點燃，“突突”地
前進
留下了一些被擠壓後的髒話，一個
破碎的啤酒瓶
我終究要回去的
我在回去的路上，走走停停
呼吸著一輛汽車的尾氣，以及
由它席捲而起的塵埃
還有那緩慢的，必然的下沉

■ 張德強

男，浙江紹興人，1947年生。七十年代開始寫詩，至今已發表抒情詩逾千首，出版有《密密的小樹林》、《心是敏感的風鈴》等5種詩集。現任文藝出版社副編審。中國作協會員，浙江作協理事，詩歌創作委員會主任。

生命中無法虛構 之純粹

嬰兒睡著了
年輕的母親忍不住再一次
俯吻
那胖嘟嘟的小臉
躬身的姿勢

恰如一彎新月與一枚晨星
在天邊悄然相遇

最簡單的愛
最容易的美
讓我們發現並感受
生命中無法虛構之純粹

■西渡

1967年生于浙江省浦江縣。85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89年大學畢業後留京工作至今。大學期間開始寫詩，著有詩集《雪景中的柏拉圖》。近年來兼事詩批評，發表了若干文字。

冬日黎明

月亮像一只透明的河蝦
帶著濕淋淋的印象
從群山的懷抱中掙脫了。
第一聲雞啼，把溪灘上的薄霧
向白天提了提；漸漸顯露的河水
像一片活潑的舌頭舔進了
靜穆的群山腦髓間記憶的礦脈：
它觸及了皮膚下另一條隱秘的
河流
幾乎和我們看見的一模一樣，
但
更溫暖，更適合人性的需要；
令人驚訝的程度，就像我們突然
發現
在我們所愛的人身上活著

另一個我們完全陌生的人。

光明在冬日依然堅持拜訪我們
——

喚醒樹上的居民，命令她們
製造出奇異的聲響，然後用山風
吹打畜棚的窗櫺，使它們
在柵欄內不安地躁動，嗥叫。
一條通向光明的道路上，走來了
第一個汲水的人，和光明劈面
遭遇：
太陽躍上了群山的肩頭，抖開
一匹金黃的布匹，像一頭獅子
用震吼把秩序強加給山谷。
記憶像河上的薄冰無聲地融化了
我重新擁有了這一切，我幾乎
哼出了那遺忘已久的歌聲，並
用它輕輕喚醒那個始終活在我
身上

卻拒絕醒來的孩子。

鄉村經驗

這個季節暴雨的來臨有山鷹的
速度，它拍動灰色而巨大的翅膀
像閃電，劈開了泡桐潮濕的軀幹
暴露出它出身岩石的秘密：隨即
夏的嘴中散發出苦杏仁的氣味
你的村莊縮成一團，像狩獵者
槍口下
驚惶的山雞：山葡萄一樣巨大的
雨點
敲打著它被山風翻動的羽毛和
輕輕漂浮
的瓦片。但是，“農婦的智慧

勝過山鷹”

她揮舞掃帚，把它從麥田驅趕

——雨過天晴

怯懦的村莊把它的喙從石縫中

挪開，而山洪

的大噪門把童年的歡樂送進每

一扇

敲開的柴扉。噢，我在這些山中

生活了

十八年，長于我已經活過的壽命

的一半

而我多麼渴望能夠重新開始生活

使我可以

回到你樹頂的巢中，做一枚卑微的

山鷹之卵

■胡加平

男，1960年生于浙江嘉興。80年初起寫現代詩。自費印過集子和油印過詩刊。多次和一些詩友組成過文學社。85年初開始在一些雜誌、報刊上發表詩作。

明亮的水

——致X.M

經過那些明亮的水，舞者
斑斕的脚步，像
捕魚人的網，聚攏又打開
我的心，迅速被拋向深深的
湖底，但我卻能
清楚地觀察，透過網眼
望著你，眼睫毛上黑黑的古怪文字
是另一種語言，從
藤蔓似的腿中
旋出，水森林似的歌
轟響在我耳邊，溶化在我眼裡

那些水呀，點點滴滴
從你彎曲的脈管裡溢出
多像遠航的青春，駛入地平線
于是，大地勸告我，生命不能回頭
直到一切都成為旅程

■李鬱蔥

男，1971年生。文字有詩、小說和隨筆，散見于《作家報》、《山花》、《人民文學》、《今天》等報刊雜誌。

蜘蛛

生活的潛能，再一次讓人驚訝
那纖細維持著它的
或者是另一條路，我久久盯視著
夜色在我們之間越來越重
像是從一個小孔內窺望
更加遙遠的生命來自于黑暗
那緘默的歌唱：在不動聲色的捕獲
命運裡總有這樣的時刻
蘊藉我們的陌生，承認
自己的失敗。的確，在另一種
模擬中
同樣要被打擾，喧囂
是時代的標誌，否則，為什麼
有這樣的猛獸，有這樣的饕餮
有這樣迅捷的昨天？
它攀援著，有時候虎視眈眈，
有時候
被暮色神秘地沉浸：
它的出現，和消失，循著那道路

它是我的障礙，當它繁衍得太快
……

街上

——閱讀西·普拉斯詩作
的一種姿態

距離真實只有一步之遙，當
雨中的鷹，把翅羽收攏
她向內被抓緊
被整個的打動，而生命如此緊張
內心積年的火，雪一樣
覆沒了低語：人們走動、忙碌
誰模仿了這些動作
誰在瑣碎中不斷地消融？

那些走失的人，那些時時
被打擾的人，滿臉沮喪、陰鬱
像是一截被自己的燃燒
所嚇壞的蠟燭：魔鬼又高又大
它總是威脅著——
像一個匿名潛逃者，在櫥窗裡
木偶嘲笑著晃動的人
巨大的寒噤壓上了眼瞼

黑暗是什麼？碼頭已無力抵達
陌生而隱密的疼痛
我們是自己的間諜，在出賣中
被釋放：所謂黑暗

不過是我們對陽光的凝視。
這是我們最後的工作，狹小
和擁擠的軀體，又怎麼能夠容忍

一顆背叛的心？你不是紅，那麼
就是白

■王川

1974年生于大慶，現供職于杭州石油地質研究所。作品散見于國內外刊物，並被收入俄文《萬里長城的旋律——中國現當代詩選》及國內多種選本。

致

空氣中還有陽光的微香
哪裡，沒有你溫暖的懷抱？
夜色中冷風襲人
什麼，不是你全然的愛撫呢？

我對你的愛還很渺小
更愛你的歌聲與微笑
這污濁的臉龐
能接受你神秘的一吻嗎？
我的祈盼不夠明澈
拒斥那期待著的到來
山頂的木門已久為我等待
卻依然徐行于開滿百合與玫瑰的
小徑
讓寧靜與感激升起如山間的新月

噢！請原諒我的囁語吧
在精緻的贊美和質疑聲中
我只孩子般地呢喃著
一再重複著那只有你聽得懂的話

媽媽
媽媽呀

■沈葦

1964年生，浙江人。現就職于新疆《亞洲中心時報》。出版有《在瞬間逗留》等2部詩集。首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

驅逐與追隨

被驅逐的村莊裡的
叫化子，瘋女人，麻瘋病人
我要追隨你們
與你們一起流浪
去乞討
去襤褸加身
去搖撥浪鼓
我的悲痛還遠遠趕不上你們的

被驅逐的村莊裡的
癩哈蟆，麻雀，赤煉蛇
我要追隨你們
與你們一起玩耍
去污泥中居住
去低低地飛
去噴火
用你們的眼睛看塵世變幻

被驅逐的村莊裡的
稗草，野菊，苦楝樹
我要追隨你們
與你們一起種下
去綠
去發抖
去結出可憐的果

■余問耕

獵人

他善獵。錢包裡的照片和鈔票一樣的多，他撫弄她們如皇帝，每天，在挑選他不同的夜宵；並尋找昨天的精力以補品和罌粟的製成品。踐踏在自己之上，瞄準死亡。

回憶

脫韁的野馬	達達達達
夜闌人靜	達達達達
跑過	達達達達
我起伏不定的前胸	達達達達
踢起一撮撮久已落定的 塵埃	達達達達 達 達 達 達

在哭與笑之間浮沉的我的夢

走過窄窄長長的甬道
撞開大門走
出去
又走回來
再進入另一道窄窄的門

呼吸著門隙間進來的陽光
看門外的樹綠出一個又一個
百鳥爭妍千花競唱的
春天

如果郊原任策馬
如果凌風能展翅
如果

種子

■石 羚

答

心間
住進了
一隻螞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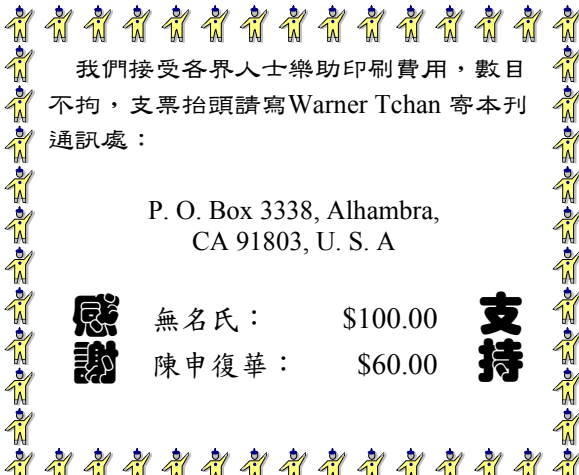
千言萬語
.....

不寫詩的日子

因為捂著鼻子
灌了 一罈欠醇的
酒

酒劣過後
想到上次寫詩
疑 在 唐 朝

2000年寄自越南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
 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
 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感謝 無名氏： \$100.00 **支持**
 陳申復華： \$60.00

■劉興華

旅人你要走嗎

夜已昏睡在路上了
旅人你一定要走嗎
我懇求的話語在黑暗中
蕭蕭獨立
幾盞被人遺忘的燈火遠在黃昏

風從遠遠那條路上輕輕踏過
旅人 你真的要走嗎
在這個陌生的地方
我希望你知曉我的家

進門時的體驗

你不知從何時才發現
你進門時總要低下頭
你想改卻總改不了
你為這習慣感到可笑
在一天的早晨
太陽和往常不一樣
你決定做一次試驗
進門時不再低頭
因為你不再把門看作門
為這試驗
你把帽子掉在了門外
因為門口很低
你出了一身冷汗
你很興奮
你覺得這樣活下去很有意義
至於門外的帽子
你不打算再彎腰撿起來

■ 呂建春

路

黎明跨上竹馬
追趕著春風
摘一朵帶露的花

鳶鳥在雲中飛
我背負書劍
泣別鄉野的紅杜鵑

日正當空
京城裏我提著自己的頭顱
沿街叫賣

客棧裏卸下行囊
把酒斟滿
晚霞在兩頰燃燒

入夜後提著燈籠
點起一根燭火
照亮我歸去的路

啟示錄

面對全人類生存的難題
我們在知識領域中佈下
層層關卡障礙和陷阱
全神守候傳說中的答案
而智慧在過度思維中像是
蜘蛛網上閃爍晶亮的水珠

對世界的憂愁逐漸加重

■ 林忠成

遲到

風像一個潑婦踢我的門
夜晚 貓頭鷹在盜墓
一盞燈在亞洲深處熄滅
天使由於懷孕而變醜
我永遠掌握不了外星人的語言
在房間裏 我把自己削木球般
越削越小 直到能放進墨水瓶

時間把我拄成蒼老的拐杖
我騙的第一個人是自己
對於生活 我遲到了
檢討貼在自己背上

評理

麻雀在吃陽台上的穀粒時
順便啄了一下我的小雞雞
我必須找總統評理
為此 我拿一具屍體麻煩世界

2000年寄自福建

頭顱沉甸甸像負荷過度的地球
記憶中充滿死亡和黑夜
垂視自己灰暗的影子
我們祈禱良久，祂沒有回答
我們了解祂的旨意

2000年寄自聖荷西

■ 季陽

回鄉者的祈禱



我整整一生都在告別
初戀；沒有國籍的愛國者
祖國；一只性別模糊的雞
夢中的紫雲英
佔領初夏的荒原

在我誕生的老房子裡
一種比房子還要古老的寒意
從夜的深度還原

沒有細節的小規模的愛
生存的雙峰對峙
呼吸。一條單向的隧道
通往異鄉
南方的巢穴。深不可測



滔滔的江水比夢中的更狂
夢截斷河流。床
袒露了幻覺的婚禮

水上。一座城市
一間房屋。你為我準備的
嘆息
冬天裡微不足道的片斷
不能公開的主題



快樂啊！沒有什麼比你流失的速度更
快。心甘情願
注定在對方的易朽的身體中
時隱時現

■ 鄒岳漢

夕陽
萎落一瓣

畦地裡
農人用鋤頭
勾著

夕陽下

埋
下

明早上
長一樹晨光

2000年寄自湖北

燈光。知道那一刻發生了什麼
亞旦的一根骨頭誕生
雞蛋中的石頭
離開貧困的家園

堅硬的自由虛張聲勢
我們如此不寧
這可惡的春天



優曇花。塵土
落下來，老房子的秘密塵土
密封了祈禱的視線
為死者敲鑼打鼓的鄉親
舉著相似的輓聯

燕子啊！你短促的叫聲助長了
火的種種慾望
愛。無柄的剪刀
落進夜的深淵

你一生都在尋找對手
我一生都在告別

■張國治

小溪

挺不識時務的
明明那麼陽剛
卻偏學長舌婦
終日饒舌不已……。

河 註

有時它雌雄同體
婉約、靜默、叨嘮
陽剛和怒吼也兼而有之
然而，這只是個性
論身段，有時是可口
可樂罐 腰的曲線
有時曼妙成藤蔓一般撩人
有時穿起旗服，三寸金蓮走路
款款搖擺下
是孕育新生的母性源頭

瀑布·歲月

從高而下的瀑布啊！
你為什麼日夜對小溪
緊追不捨？

海

有時他也挺嚇人的
面對寧靜一葉小舟
竟也想
醞釀一場風暴
掀起一場

美學的辯論

海岸·地平線

你靜靜的消瘦下去
消瘦下去
直至那溼濕胸脯肌膚下
一根裸露的胸骨
凸起在火紅的落日之上
然後，巨大緘默無語

秋 思

有一陣秋韻悄悄在我心臟內打擊
有一陣秋風疾速在我肺腑裡吹拂
有一陣秋雨迅急在我胸腔處淅瀝

有一種在秋夜裡的音樂
憂傷持續圍繞著
愛與恨、黑與白相混
灰茫的城市，是我
越來越虛無的心
詩人，在深秋
連面對哀愁與衰頹
都要修飾

生之六行

人生猝不及防書寫的詩句：
午後
艷陽高照時
飄起雪

或者，烏雲密佈
陣雨來臨

晚 景

灰雲風雨後
你苦苦追求的竟是一
道
黃昏的彩虹

寫短詩心情

我老想
留住
雨中
☆
走
☆
散
☆
的
☆
星
☆
光
☆

詩的命題

那些掙脫在歲月門隙的風聲
特別懾人動魄
那些在酒意燃燒之間的鄉愁
特別香醇動人
那些歷史被流放貶抑的詩人
詩寫得特別深刻感人
勝於魚肉無缺朝廷命官

然而，生命真得要流放
生活困苦
身世飄零

■心水

秋之舞

幾度輪迴後，依然
用翠綠的生命
蔭涼著大地
當季節拉開秋之序幕
深情而纏綿的告別儀式
紛紛上演，或吞聲或飲泣
難捨難離也得奮勇縱躍而下
盤旋飛舞，幻化為蝶影
百片千片已燃盡了青春
只餘乾枯焦黃的形骸
浮遊於一號公路長長街心
葬身前投射依依眼色
掙扎展示和默默無悔
撲向車隊空間，以最美的
姿態飄落長眠。盈耳
有枯葉輕輕的嘆息聲

秋色

開窗！驟然瞧見
秋天慵懶地躺在庭園
用幾片飄落的楓葉
嘲笑著漸禿而參差零亂的草坡
也不預約也不敲門
彷彿心血來潮般
要送我一個驚喜
難怪連蟬聲也被悄悄包裹
郵寄往北半球去展喉
玫瑰的容顏已憔悴

■伊農

古爭曲：高山流水

青山巍巍
流水滔滔
箏
君子般端坐
心弦
盡得山水之魂

而山水之外
孤獨
空山一樣深不可測
讓琴手的心
漸漸變得
山一般凝重

琴聲
溪水般潺潺而來
琴聲之上
一輪東周的明月
仰頭可望
掬水可握
像燈籠
在知音的典故裡
一掛
千年

幸好偶有迷途蝶飛來
憐惜的繞花輕吻
沉沉重重的心事，一如風鈴
無端唱起仲秋漸漸嘶啞
略含苦味的驪歌

■ 桑克 一個中年男子的肖像

1. 假如仔細辨認，他的臉上
流露的竟是一種深思熟慮的輕浮
彷彿轉貼的精心炮製的
色情讀物，如果沒有足夠的聰明
很難從這堆豐美的垃圾中找到
樂趣以及那一顆別有用心
2. 他經常給自以為是的社會學穿上
難以發現的俏皮的花衣裳
並在鼻樑上塗一塊白斑，使它
從一個乾巴巴的說教者蛻變成一尊
人見人愛的生意盎然的街頭女郎
親切，大方，並使顧客產生足夠的蔑視
3. 必要時，他把自己搓成一根結實的繩子
他沒有像預想的那樣捆住他和妻子
之間日益擴展的鴻溝，而是反過來
捆住自己，這不僅僅是因為道德的威力
比起它，他更厭倦一個想要逃跑的肉體
作繭自縛，他為這詞的發明者拍巴掌
4. 氣流旋轉，使柳樹的亂髮在陽光
指點下彷彿提前落上了雪花，他覺得
他必須和自己推心置腹地談一談，關於
越來越淡的墨跡，他請教過文物保護專家
他們：我們不好意思說我們無能為力
他：為什麼偏偏要抹黑我掩藏的白肚皮？
5. 說實在的，他很少像傳聞的模樣
喜歡評論日常生活的結構或者優劣
他只是對於打發時間沒把握
以至于必須借重在矯情的文學之夜裡
含情脈脈的月光，甚至在一部
政治影片裡扮演一個流著口水的小角色
6. 照直說——就可製造歷史的轟動效應
當事人在絞刑台上，唾液構成的觀眾

目光五顏六色，他明白不是所說的內容
讓當事人落入苦境，而是——說的勇氣
而在另一顆行星上，只有白痴才把
這人人皆知的事實當作宇宙的秘密

7. 我們的生活——首先值得懷疑
這個提法其實離他很遠，甚至遠過
一封睡在一千公里外的信，裡面說什麼
他猜得出，但是如果有面對面的機會
他明白他得到的答覆肯定是相反的
這就像他在游泳池中撈影子的遭遇
8. 能夠原諒生活的挖苦，為什麼不能原諒
一個背叛友誼的人？何況他擁有
比馬蒂信奉新教更充分的理由：你不信
我真理在握，你即在歧途！彷彿他是
一頭吃素的老虎，而我們是吃肉的
觀賞植物，根本不該有自己幼稚的想法
9. 當他懂得愛，他也就具有幻想的能力
也就不自覺地和危險作了朝夕相處的
鄰居，每天熱鬧地談論家事，關於天氣
還未變冷的原因——其實去年同期也
討論過這個讓人驚奇的問題。某一天
他竟快樂地發現他已記不住事物的名字
10. 在一對年輕人的婚禮上，他看到年輕人
坐在一起說笑，有一些類似江湖黑話
雖然不懂，但聽上去很美。他知道他屬於
特定的人群，不靠前，也不落後，但他
明顯是不快樂的。他想到自己倉促的
婚禮，也想到外面正在招兵買馬的秋天
11. 關於住房大小，他沒有列入思考程序
這不會干擾他對名譽金字塔的攀登。他前面
人漸稀少，鄰居通過手提電話讚美：這已是
某些家族幾代人的努力。他覺得還是太擁擠

如果只他一個人，或謙虛地加上幾個友人
他會覺得寂寞果真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歡樂

12.

如果向他提問，你喜歡過什麼日子？他會說
旅行，讀書（其實仍是印刷品上的旅行）
做夢（這是唯一可以蔑視法律和道德的旅行）
可能還有別的，一時想不出（從來都留有
餘地，他認為這是他最值得別人學習的嚴謹
而別人輕輕哼著鼻子：不入流的老滑頭）

13.

缺少計謀，使他輕易把陷阱請到腳下
他撓著崩散的土粉，仰望臉盆大小的天空
他絕望，對自己的進了水的腦袋
如果這些是真的，他為什麼能看清顯微鏡
都難以察覺的葉脈的紋路，以及葉脈下
綠色的血液的暴亂，暴亂蹙起的小小的眉尖？

14.

歷史並不雷同，雷同的是陰謀家的
手段，溫柔而曲折。不知情的局外人
會誤以為是一種調情方法。最壞的下場
不過是掩面痛泣，為一個即將成為
陌生男人情婦的妻子。何況他也有機會
編寫歷史教材，將什麼剔掉，將什麼挖出來

15.

遊山玩水，而不是山山水水，這是
他給自己新書起的名字。他也想過西遊記
可惜他只去過新馬泰。他默念
“紙上得來終覺淺”，但他沒辦法把
自我教育弄得和血統一樣自然。他在書中
遊歷的，遠不如在夢中看到的一星半點。

16.

生存是封建制社會的婆婆，理所當然他是
低眉順眼的兒媳婦，何況將生存換成另外的
字句也同樣適用。關鍵：遭遇相似
受苦，笑嘻嘻的凌辱，命令，還有抹著
蜜糖的陷阱。不如去望春樓，即使同樣苦痛
也有寶貴的自由，一大堆限制的女僕伺候著！

17.

一封手寫的信（而不是閃閃發光的E-mail）
像奇蹟，出現在他凌亂的辦公桌中，彷彿
希伯來人看到摩西手捧戒律石板
在紅色石頭泛濫的西奈山上，給他們的前途
帶來受苦受難的好名聲，這樣的比較多少
有些不倫不類，但是命運追殺時全是這副德性

18.

“過河時鞋子濕了，他到處尋找爐子”
他自己往上加注釋：河是忘川，鞋子
是身體一部分的附庸，但他寧願它是
靈魂的綽號，固然有點牽強，但他還是
固執地往上描繪誘惑的花紋，至于爐子
他早已想好恰當的出路：火葬場的爐子嘛

19.

摔幾個不大不小的跟斗他才領略虛偽
和文明的曖昧。“像後院的兩棵樹
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
每次他都適時陶醉于主人修辭的技巧
而且絕沒有冷場的可能，當他回到家裡仔細琢磨
卻發現兩小時拜謁沒任何效果。佩服！佩服！

20.

他看著這個年輕的大放厥詞的女人，他怎麼
也不相信自己曾經抱過她，曾經拉著她軟綿綿的小手
走在植物園人工設計的彎路上，辨別什麼是
牡丹什麼是芍藥，對於她成長中的每一部分知識
他都幾乎瞭如指掌，但是她又在哪裡秘密地受到關於
反叛的教育，把爸爸不叫爸爸，卻叫“該死的秦始皇”

21.

當他還是一個孩子，他曾經生活在鄉村
狗是他的朋友，當它死時，他一邊抱著它
痛哭，一邊用冰冷的小手瘋狂地撥拉著
想大快朵頤的成年人，那些正直的成年人
一邊拍著起伏不定的肚皮，一邊晃著鮮艷的糖果
他始終明白他們要什麼，他也知道他為什麼痛哭

1999/8/15/2:23—1999/11/3/23:04

■ 尹玲

追憶消逝玫瑰

一、星空下——美拖 (Mỹ Tho)

真的，女兒
那是讓人在星空下入夢的
美美小城

不下雨的夜晚
露天的陽台 是
外公講故事的神翼
超速飛回遙遠的故鄉

我們靜靜聽著
眼睛飲盡金色星光
微醺進入夢鄉

湄公河是幽幽的流動的床
天上的星月與河心的星月凝眸
生生世世互說無聲的蜜語
我們在小舟上
坐著 倚著 躺著
跟隨水波飄至仙境

二、已失之探戈——西貢 (Saigon)

探戈
最熱情的探戈
快華爾滋
最優美的快華爾滋

Marocain

三歲時摩籍法兵告訴我的字
五歲隨母親喝兩口波爾多
六歲讓香奈兒五號親耳背

十二歲進入中法中學
Chateaubriand, Lamartine
Victor Hugo, Baudelaire
Verlaine, Rimbaud, Mallarme

的確，我熟知的你
是漾著巴黎風情的都市
我們使用法語
在La Cave享受純美的法餐
或在Continental露天咖啡座
點一杯芳香的Arabica
聊起沙特和卡繆的存在
還有亞蘭德倫的俊雅

我經常在Bonnard大道上
在著名的Galeries裡
尋找最新進口的唱片
Yves Montand, Aznavour
Frangoise Hardy, Dalida
Sylvie Vartan, Edith Piaf
沉醉入醉人的歌聲和歌詞

是的，還有最法式的Catinar大道
在最精緻的食品店
購買才剛運至的fromage
法國生產四百餘種
可以讓我一天換一樣
當然 還需配上適合的酒
以及合適的人

戰火最盛的季節裡
我們也開始美式英語
開始用美國產品
開始日日準備永別
開始夜夜觀賞照明彈
和愛人說那是天燈

天燈光芒下你終成為過去
成為1975之前的歷史名字

三、容顏——安祿(An Lóc)

一九七三年七月
我用已乾的雙眼
擁抱你
緊緊的擁抱你
全毀的容顏

整座安祿市
只有教堂小幅一公尺殘牆
配上數不清的大洞
鎮著

滿城空蕩

四、進入——驚惶之路 (Đai Lô Kinh Hoáng)

一個小女孩
在烽火的騰躍裡
全身光裸

叫不出任何聲音

進入戰爭歷史
進入越南歷史
進入美國歷史
進入攝影歷史

我的足印
哭泣在此大路上
已逾百萬的

戰火亡魂

五、夢幻山城——大叻 (Dalat)

我曾將我的玫瑰年華
獻給你
美麗的玫瑰之鄉
三月裡 你將春天
蕩漾在春香湖上
我踏著水車
託微涼春意
把思念傳回西貢的他

你也將嘆息湖
染透了淡淡哀愁
殉情者偶然的嘆息
惹動湖水的眼淚
輕輕的 輕輕的
流盪開來

六、唯一的聲音——順化 (Huê)

要我如何忘記
那一夜
香河仍然芳香之時
十六的月亮
從東方漸漸升起
我們的小舟
飄蕩在柔柔的水聲中
你柔柔的語調
擁住我 將我
擁入夢幻那般的夜晚

圓圓的明澄玉盤
照著我們的香河
照著我們的小舟
照著你我
你夢囈一樣的話言
是我當夜的美妙樂曲
是我記憶裡唯一的聲音

■陳銘華

有一個中國

有一個中國，英文叫 China，我非常的愛她！她不是父祖輩心頭惦著的說廣東話的鄉土中國，也不是說北京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更不是說閩南話的中華民國。雖然從前我是那麼真誠熱烈地愛過這些，但自從越南排華，我們乘破木船浮於海；自從舉家回到所謂的故鄉；自從釣魚台，自從天安門……一連串事件之後，我愛的中國就只剩下這一個了

她不談主權，無視統獨，不設什麼省縣市鎮鄉村的行政區域，而將全部資源或者說是領土分成等值的84,430,000份（至於西北邊遠貧瘠山區佔的面積是否比東南沿海富庶地區要大？公不公平等問題，我則沒有細究。）公開發售，讓人民當家作主。民間又可以相互轉讓，甚至出售給外國人圖利，也不必擔心構成任何通番賣國的罪名。以我個人為例，最風光時管轄著100至300份單位，相當於以前國營農場裡小隊長一職所負責的耕地一般大小；最布衣時，雖不名一份，卻仍是一個能評頭品足、說說閒話的詩人

她偏愛紅綠二色，除了偶然的白外，心情好時穿綠，不好時一身紅衣裳。她高興，我當然高興；她不開心，我比她更不開心。她多愁善感，世賢，最優惠國待遇，此岸或彼岸的新總統就職演說等大件事自不待言。其他如不知名的年輕分析師吹吹牛、發發騷的雞毛蒜皮小問題，也會令她雀躍百分，或是感冒打噴嚏一病數日不起

她住在香港，每天清晨美國東部時間六點半，我都透過網路在紐約一條名叫華爾的小小的街上，和她見面，點

■楊森君

遺失

1.

秋草腐爛了
大地馱著一層鏽。

2.

我看見遠方的城市，矗立著一幢幢
白色的樓群……它的附近
沉睡著沙漠
它距靈州八十里山路的空地上
死掉了一批樹

這個秋天，我帶著你們，離開了。

3.

一場雨，洗了下來
城市流出了煤粉的黑沫
一個叫磁窯堡的鎮子消失在雨幕裡。

我只能和你們耍耍牌。
窗子亮了。
樹被黑夜放回了原處。

4.

我帶著你們——
燈光把你們的身子照得那麼暗。

月光發白
白楊深綠的葉片長出了黑斑。

5.

一面牆紅了
半截長城伸進內蒙。
一朵朵打碗碗花，結下黑籽

■李元勝

走得太快的人

走得太快的人
有時會走到自己前面去
他的臉龐會模糊
速度給它摻進了
幻覺和未來的顏色

同樣，走得太慢的人
有時會掉到自己身後
他不過是自己的陰影
有裂縫的過去
甚至，是自己一直
試圖偷偷扔掉的垃圾

坐在樹下的人
也不一定剛好是他自己
有時他坐在自己的左邊
有時坐在自己的右邊
幸好總的來說
他都坐在自己的附近

1999年10月27日成都

黃昏多像一枚薄薄的指紋
慢慢地釘上了我的命運

遠處
一只蝴蝶在安排後事
它飛得很累
它的翅膀快要被風磨禿了

6.

這是九月
草原深灰色的底部
一群羊緩緩地升了起來
它們啃著下垂的雲絮
它們親人一樣望了望我，又低下頭去

2000.4.9

■劉自立

芳香如我的消失

我沒有吃進那束鮮花
但我的體內今天發出一陣陣芳香
這是記憶攜手未來的思維之力
把這個我呈現在局外之我的面前
我廢棄視覺與聽力的手段感覺自己
被嗅覺推到世紀圓頂建築的星面上
與眾多之神祇合影
在大黑暗的光明當中
這個合影的厚度輕如一層銀河的薄冰
是為三個千年無數錯誤的亮度鑄造
我的存在第一次這樣鮮活如萌芽
但我沒有吃進任何種子和果實
我在你和她忘卻的記憶中被提起
不用語言，詩句和音符
也不用建築本身主調般宏偉的廳堂
抑或她周際蜿蜒的巴雪利卡
引導人體骨骼般孤單而協調的廊柱
使舞姿在日午眷顧一個晨曦、一個傍晚
那便是小販收回枯萎晨蕊的時刻
我沒有錢，買下她的花束
可是，我的花型或冥想在蒸發
蒸發在我的體內，在我的心靈
你可以不再察覺她的存在
即便你們二者之間改變了什麼
像奧賽羅的啟示
改變了一條手帕飛舞的方向
我看到方向比看到手帕更燦慢而具體
狀如男體的島嶼與女體之海
散發出掰開巨浪的濃香
環繞著女體的薩福島睡去不醒
悠遠、親近、苦澀如乳頭之吻

■揚子

龍膽花

我在湖岸上漫行！
遠遠看見一片藍色的龍膽花，
在湖中的小島上開放，
像仙女留下的小蠟燭，
為人間點燃希望。
她們隨風搖擺，
多麼誘人。
我想涉水去採摘，
但水太深了！
水底的石頭太尖了！
像一個難以實現的美夢，
使我心無限嚮往。

岩石的嶙峋呈現她哺育時序的苦痛
當我把任何一層山崖斷折
不是竊水而來，而是逝水而去
那一個膨脹為生產的瞬間
渺小得一如我們與荒原同冢
所棄三千年的廢石兀自起風逐塵
為我和你營造一天一個廣場或圓心
即便我融入這到處都是禁錮的鐵則
即便我分身、瀰散，化為瀰散的無形
拋棄自己與聚斂自己只獲取一種力
也許就是靈魂出殼的鐘磬之美吧！
我可可肉身為齏粉
異化、飄逸、行萬里弗屈之路
那一朵花卻留在路上
不管賣花女是在消失或在留守
芳香與我同時邁出或跨進我自己

■黃守勇

中國魂

魂繫黃河

天堂之上
就只有你了

龍門高與天齊
也只是你最細微的浪花
黃河
一千條鯉魚翻過白雲
就有一萬條龍溯流而上

畢竟是高原的兒子呵 遠行萬里
仍是這般滄桑的顏色

虎跳之後
我聽見最早的猿啼指向你的源頭

拽你多少年的織繩
也拽不走第一次望你的眼睛 黃河
赤足踏過先人的遺骨
就有滔滔河水貫穿後人的頭顱

千年之前 千年之後
黃河

留住我一生的眼睛
我長長的血淚又何曾清過

萬里長城

在心上一擱千年的
就是這一垛垛石頭

盛興向左
衰亡向右

長城
你的蜿蜒指向所有的方向

一截鏽戈作為標點
進進出出就是這萬里的華編
長城 那婦人可曾帶走民族的精魂
寧折不彎的骨頭已佔領歷史的名字

秦朝明月
漢時也是這一片雄關
長城 一塊條石方方正正
漢字般的中國人也一樣棱色分明
寫下“中國”意味著什麼
長城

人活百歲想你一次
我就是這一輩子的好漢

絲綢之路

順著風聲傳來駝鈴
夕陽下這路有黃金的質地
嘔心瀝血經天緯地之後
這光彩就經卷般一路打開
絲綢之路

一只蠶蛾經歷千年的風沙
最長的是掛囊裡的絲綢
最高的是駱駝背上的峰
絲綢之路

信仰就是腳下起伏的天國

藍色的眼睛傳來沙暴的消息
絲綢之路
一頭哲人般的駱駝走過
血管裡的鼓就被踩得跳痛不已

進入孤獨是不是比進入詩更難
絲綢之路

■沈奇

世紀回聲

原型

那個真實的世界
離我們很遠很遠

你累了，可你不能轉身
於是你消失……

而幻想總是存在的
當天很藍、雲朵很白

是海凝固了貝殼
還是貝殼凝固了海？

沒有故事——
只有講故事的人

變體1

你累了，可你不能轉身
於是你消失……

而幻想總是存在的
當天很藍、雲朵很白

是海凝固了貝殼
還是貝殼凝固了海？

沒有故事——
只有講故事的人

那個真實的世界
離我們很遠很遠

變體2

而幻想總是存在的
當天很藍、雲朵很白

是海凝固了貝殼
還是貝殼凝固了海？

沒有故事——
只有講故事的人

那個真實的世界
離我們很遠很遠

你累了，可你不能轉身
於是你消失……

變體3

是海凝固了貝殼
還是貝殼凝固了海？

沒有故事——
只有講故事的人

那個真實的世界
離我們很遠很遠

你累了，可你不能轉身
於是你消失……

而幻想總是存在的
當天很藍、雲朵很白

變體4

沒有故事——
只有講故事的人

那個真實的世界
離我們很遠很遠

你累了，可你不能轉身
於是你消失……

而幻想總是存在的
當天很藍、雲朵很白

是海凝固了貝殼
還是貝殼凝固了海？

變體……N

（本詩“原型”五句五小節，讀者還可做任意排序的組合，即可得另一首獨立完整而意味不同的詩，這是現代漢詩中可稱為“純粹詩語”的特殊現象，其隱含的詩學奧義有待另解。當然，本詩原意只在代表一個民族乃至人類發出一個世紀的深沉低迴的嘆息！）

鐵幕
融化了

竹幕
劈裂了

另一道新幕
自天邊垂向
美西邊界

鐵灰高牆
如彎刀
切割藍天

藍天沒有國籍
蝴蝶
沒有護照

玉米餅幕
隔住了野鹿
與白麵包

卻堵不住
扶老攜幼
的窮人家

五號公路上
驚心動魄的
路牌告示：

小心過路家庭!!!

美式人道主義
是受過血肉
的洗禮

烙餅圍成幕
堵住了眼
堵不住了心

詩人流著淚
看見

雙語

餅幕

■
濮青

The Tortilla Curtain

The Iron Curtain
has melted.

The Bamboo Curtain
has split open.

A new curtain draped down
along the Amexican border.

Like a sling-blade
the great gray wall
slices the blue sky.

The Blue Sky
has no nationality.
Butterflies
have no passport.

The Tortilla Curtain can
block the wild deer
from the white bread,

but not the poor family
with elders
and children.

The billboards warn
the fleeting Highway 5
against road casualty.

**Watch out
Family Crossing!!!**

Humanity American-style
baptized
by flesh and blood.

The Tortilla Curtain
can block eyes,
not hearts.

The poet in tears
beholds
another Wailing Wall.



當代青年詩人作品選譯(4)

◎田原 譯

竹內新

竹內新，男。1957年8月23日生於愛知縣蒲郡市，畢業於名古屋大學文學部中國學科。1980年起在吉林大學教授日語兩年，係愛知縣立岡崎高等學校教員。大學時代開始詩創作，已出版詩集《歲月》和《接近樹木》。近年開始翻譯中國當代青年詩人作品。

斷章

1

樹木只能是
一個夜晚

記憶聳立著
漲滿水之影

從枝丫流瀉下光芒
年年月月均衡地純化

樹木的記憶都是平等的
連同樹梢和根尖的記憶

2

樹木才是
夢的憩居

記憶回到所有的開始
被季節的順序堆積一起

老樹
最知道夢的內部構造

3

我懂得很多，窗外
熱帶雨林的綠色蝴蝶

微風吹遍樹間互相埋葬
雨音在耳鼓裡鳴響

綠蝶誕生在樹梢的絮語
空氣休息後一齊舞動著飄落

在樹根的深處一定居住著
偉大的道德家——無政府主義者
伴隨著白晝和黑夜誠實的呼吸
即使在哪棵樹下都會變成隱約
可見的流星

空中的遺跡

太陽從城市升起
道路上的擁擠和市場的喧嘩
昨晚背後的紫丁香和我的記憶
消失

我做無言之旅
與乾燥的沉積岩對話
回想玉米慌忙生長的日子
然後，目擊村落空中的一生

車站和人聲在燦爛的天空喧囂
列車在空中奔馳時人影變得沉重
擁抱岩石的大地無法支撐起天空
終於，西天又在村落中沉落

昨日的舊夢像一座山倒在途中
人群在上踩來踏去
無數顆星星墜落院落
人們踩著它回家吃晚餐

拂曉
村落不會浪費悲傷
土地中遼闊的遺跡懸掛在空中
及廣場的追悼會

我想起：
沙子中午後的飯桌
沙子中的石器
磚牆、土牆和平原

吉姆·柯辛(Jim Kacian)是美國俳句協會雜誌《蛙池》主編。出版詩集多部，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英俳詩人和紅月出版社創辦人。

冰封的樂園
一小撮地獄
在木炭爐

木柴煙
一陣陣風的
弧度

晨雪融了
一串鹿蹄印
盛滿太陽

果園雪融
皺癟的果實
化成泥

冬寂
整天守著
一小堆炭火

乍雪
暖氣片上
瓣瓣水仙花

寒夜
星星愈近
愈遠

在睡袋裡
夢見了
蝴蝶

李花
有風落
無風也落

枝桠交錯
但有鳥聲振翅
飛出

白鷺
天空飛滿
又飛盡

池中星
輕輕蕩漾開去
卻並未離去

月朦朦
杜鵑花新葉上
一層光澤

一朵向日葵
低垂著它的頭
夏日太長

午吟
整座園子裡
一隻蜂嗡嗡

屋子空蕩蕩
一些無名的植物
搬了進去

一隻白蝴蝶
一次又一次飛出
綠色的樹林

熱閃電
一條蛇悄襲
田鼠

無月的夜晚
黝黑的小路閃現
點點流螢

整個夜晚
湖水輕輕拍打著
相同的靜思

牽牛花
自個兒捲起
凍雨

風凜冽
鐵門噹啷啹啹地
關了又關

殘菊
一隻孤單的蜂
嗡嗡飛過

甜柿子
西邊的天空

熟了

黃昏剛降臨
寂靜就讓位給了
蝸蝸

獲月
一顆顆蘋果砰砰
落在夜裡

黑暗裡
籠子塔的關上了
黎明靜靜

冰封的
池塘
一輪月色

雪落呀
落呀落在雪人上
夜漫漫

風無聲
一根根冰柱掛在
鐘錘上

黃昏裡
陽光嘰嘰喳喳在
鳥翅上

咬破的繭子
裡面一片
幽影

寒冷
聚集在山邊
郵箱空空

說詩小札

◎黃伯飛

●詩、時、史、事

教外邦人學習中國話，首先遇到的困難是教他們分辨出一個語音的聲調。他們雖然是喜歡音樂的人，跟他們說一、二、三、四四個聲調，他們先是瞠目以對，然後就是初學第二聲的時候，把頭向右或是向左一揚，試試把“誰”“您”這些字說個正確。第三聲的“你”“我”，或是把聲音壓低然後提高，或是把下巴一收然後發出聲音來。我們可能說學英文發音很難，可是外邦人學中國語文的困難，實在有甚於學英文好幾倍。

等到學生口語的基礎打好，開始學中國字，又是一個大大的“激發”(challenge)。語體文搞個差不多，文言文卻是另外一碼事——a different animal。

學過三幾年中文就開始研究中國文學、歷史和其他科目的學生——他們的勇氣和毅力是十分值得讚許的，我曾用下面兩個字組來測驗他們學習和領悟的能力：一、詩、時、史、事；二、道在中行。

一、“詩、時、史、事”四個字發音準確了，字義明白了。研究詩的，我對他這麼說：“好，你把詩人的‘詩’可能讀得不少了，你也研究過他的年譜和‘時’代背景了，你對中國歷‘史’的淵源也能在心目中畫出個輪廓了，那麼所賸下要用些心思的是‘事’。什麼是這個‘事’呢？”

事是觸發詩人創作的動機。這一方面，你可以充份利用你所學習和熟悉的文學理論去把它搞個清楚。”

二、“道在中行”這個短句是拿來考驗研究歷史（近代史、中古史和古代史），尤其是哲學思想史的學生的。這四個字，我在字上加上一、二、三、四四個號碼，我說你把這四個字的次序顛倒排列，然後試試用英文把這個短句的意思說出來。學生覺得滿好玩，我便順理成章地把其中的含義一一為他們解釋清楚。經此一試，他們對中國文、字——一向認為沒有所謂文法的中國文、字，開始領悟出如何纔能把每一個中國字之活用的特點把握著而走出這個“中國文言文”的迷宮。

研究院畢業了三十多年，又已教了二十多年書的一個學生，前年遇到我說：“老師，記得你說過的‘詩、時、史、事’嗎？這四個字，我算是弄懂了；可是你說的‘道在中行’，我現在還是在把它顛倒地尋思中。”

●字與詩情

一九六〇年我參加美國詩人福勞斯特(Robert Frost)在維蒙州舉辦的為時兩週的暑期文藝寫作班。在迎新的酒會中，一個很年輕的學員持著酒杯走過來說：“聽說你也是來學詩的寫作的!?”我回答說：“是!”他接著說：“我可以問問你為什麼要用英文寫詩呢?”我聽他口氣，一半是好奇——為什麼一個東方人要用英文寫詩，一半是——看你這個年紀要學應當早些來學纔是。我當

時答覆是這樣的：“我想知道和學習怎麼用最簡單和最常用的字來表達一個人的感情。我想，這就是我這個快五十歲的人還要來學的原因。”他聽了我這個回答，揚起他右手持著餘酒不多的酒杯，左手在我的肩膀上輕輕地拍了兩下就半搖半擺地走開了。

●詩與大自然

孔子說：“小子何不學乎詩？……多識蟲魚鳥獸之名。”揣摸他這麼說的意思，應當是這些動物都生長在大自然中，這個大自然包括這些動物，更包括所有這些動物生存的環境。於是蜜蜂有它的花叢；魚有它的池沼、江河和海洋；鳥有它的樹木、森林；獸有它的深山大嶺，而它們所共有的更是這風、雲、雨、露不斷滋潤的這塊陸地和日、月朝夕前來照顧的天空。學詩的人能把這些都裝在他的腦子裡，那麼這些鳥獸蟲魚，花花草草都是活的，而他也就活在這孕育萬千的大自然裡。

●飄忽與凝滯

外延和內涵，邏輯中的這兩個名詞，在詩人的素質中都用得上的。外延過甚，詩即飄忽；內涵過甚，詩即凝滯。這和年紀與經驗沒有什麼切實的關聯，很可能只是天性上的殊異。舉兩個中國偉大的詩人來作個例子，李白是飄逸而不是飄忽；杜甫是拙重而不是凝滯，這是他們的秉性如此，那是先有此種不同的性格，纔造成他們作品之不同的風格。

何謂現代詩

●紀弦

何謂現代詩：現代詩就是現代主義的詩。而一個現代詩的作者，則必須是一個現代主義者，無論他自覺或不自覺，承認或不承認。現代詩一詞，廣義上，被用作新詩一詞之同義語，在我們看來，那是不對的。我們的用法是狹義的。

五四以來的中國新詩，從最初以胡適為代表的“白話詩時期”，經由以徐志摩為代表的“格律詩時期”，以戴望舒為代表的“自由詩時期”，而發展到了今日台灣以紀弦為代表的“現代詩時期”，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了。格律詩是白話詩的反動，自由詩是格律詩的反動，但是現代詩卻是自由詩的發揚光大。一九三一年以前的格律詩，注重形式，講求押韻，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詩。但是一九三一年以後的自由詩，是不押韻的，也沒有固定形式，然而它的文字，配合其詩情詩意之起伏波動，一種很自然的節奏與旋律，所產生聲調之美，毋寧是格外來得動人些的。我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了台灣。一九五三年春，創辦《現代詩》季刊，發起“新詩的再革命運動”；復於一九五六年組織“現代派”，提倡“新現代主義”或“中國的現代主義”，登高一呼，萬方響應，遂使台灣詩壇整個地現代化了。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誰去寫那至極可笑十分幼稚被譏為“韻律至上主義”的二四六八逢雙押韻四四方方整整齊齊的“豆腐乾子體”了。人們說：中國新詩復興運動的火種，是由紀弦從上海帶到台灣來的。這句話，我從不否認。而台灣的現代詩，又給香港、新加坡、菲

律賓、印尼、越南等地區華僑青年以廣泛的影響；而現今大陸上流行的“朦朧詩”，實際上也是台灣現代詩影響下的產品。然則，何謂現代詩呢？

現代詩就是現代主義的詩，前面已經說過。而現代主義之一大特色在於“反傳統”。請問如何反法？首先，請注意！現代詩反傳統，並非反中國文化之傳統。千萬不要誤會！從前在台灣，有些頭腦冬烘食古不化的傢伙，曾經把我大罵一頓，說什麼“不得了啦！紀弦要反傳統了！讓我們大家趕快團結起來，保衛中國文化之傳統吧！”這使得我的飯碗差一點被打破，豈不冤哉枉也乎！圈子裡的朋友們都知道，現代詩反傳統，乃是反十九世紀浪漫主義之傳統，這是世界性的。而在台灣，我們所從事的，主要在於文字工具之革新：捨棄“韻文”之舊工具，採取“散文”之新工具，打破“韻文即詩”之舊觀念，而追求全新的表現。傳統的詩觀是“詩”“歌”不分的。但是現代詩觀把它們分別得清清楚楚：詩是詩，歌是歌，我們不說“詩歌”。詩是文學，歌是音樂。詩是少數人的文學，歌是大眾化的。詩人是一種專家，而歌詞作者則不得被稱為詩人。而從前大陸上的自由詩運動，性質上也就是日後展開於台灣的現代詩運動之前趨或先鋒，不過其理論體系之完成，是在台灣，而非大陸。凡是讀過我的重要論文〈新現代主義之全貌〉的朋友，就知道我此言不虛了。

現代詩與自由詩，有其相同之處，亦有其相異之點。原來現代詩也和自由詩一樣，捨棄舊的韻

文工具，而使用新的散文工具，採取新的自由詩形，而放棄舊的格律詩形。使用韻文工具則產生格律詩形，使用散文工具則產生自由詩形，這叫做“工具決定形式”。此其相同之點。至其相異之處有四：第一不同的是音樂性。自由詩有其聲調之美，都是可朗誦的，前面已經說過。可是現代詩是一種“內容主義”的詩，置重點於“質的決定”。它無視於表面文字的音樂性，能否朗誦根本不加考慮。因此，大多數的現代詩只宜默讀而無法朗誦。話雖如此，但其內在的音樂性，由其內容展現的，你也還是有可能去加以領會，所謂訴諸“心耳”的音樂高於訴諸“肉耳”的音樂是也。第二不同的是表現手法。比起自由詩來，現代詩是更加重“暗示”而輕“明喻”，重“主知”而輕“抒情”，它非常的講求技巧，因此被稱為“難懂的詩”。但是難懂並非不可懂。現代詩需要細讀。不過，有些人故意切斷聯想，努力逃避情緒，而又隱藏主題，遂不免鑽進牛角尖裡去了。在台灣，有過一段時間，詩颯起了一陣“晦澀之風”，不僅讀者看不懂“所謂的現代詩”，就連那些詩人也說不出來他們寫的究竟是什麼。對此歪風，我曾經發表過多篇論文加以批判，好不容易才把那種偏差給糾正了過來。本來，詩人不必把話說明說盡，留幾分給讀者去想想，那正是讀者的權利嘛。但是弄得文字晦澀，連自己都搞不清楚，過猶不及，弄巧反拙，那就不足為訓了。在這裡，我必須補充的一點，就是：“明朗”與“朦朧”，在美學的天平上是等價的。但是明朗而欠含蓄，朦朧而近晦澀，那就一點也不美了。戴面紗的

新娘，可說是一種“朦朧美”；但是如果用一條軍毯，把她整個地包裹起來，那就不但不美，而且還要鬧出人命案子來哩。第三是“價值之自覺”。一個現代詩的作者，不同於自由詩的作者，他除了“創作”的才能，更要具有一種“批評”的才能。他必須知其“然”而亦知其“所以然”。當他在寫一首詩時，總是一面在不斷地批評著他自己的。所謂“創作的過程亦即批評的過程”是也。雖然他不一定同時做一個批評家，經常發表論評文字。第四是意識型態的現代化。一個現代詩的作者，必須是一個非常之自覺的“現代人”而非“古代人”，“二十世紀人”而非“十九世紀人”，“民主時代人”而非“帝制時代人”，“工業社會人”而非“農業社會人”；並尤其應當視科學為文藝之朋友，而非文藝之敵人。像這樣一種意識型態上的自覺，乃是非常之重要和具有決定性的。如果一個現代詩的作者，頭腦裡充滿了封建思想，而在他的作品裡，顯露出一種農業社會士大夫階級的劣根性來，那他就完蛋了。聽說在台灣，有一年元宵節，幾位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逛西門町，其中有一位仁兄說：“你看這燈市，好熱鬧啊！讓我們‘與民同樂’吧！”另一位先生大不以為然，吼道：“什麼‘與民同樂’？你還自以為高高在上嗎？要曉得，現在已經不是科舉時代啦！”想想看，這是多麼的諷刺！當然，那個老賊並非詩人，尤其不是一個現代詩的作者。但如果在我們的圈子裡，竟也有人頭腦封建的話，我不把他揪出來痛揍一頓那才怪哩！

好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什麼叫做現代詩，那麼當我們欣賞一首真正足以當“藝術品”之稱而無愧的現代詩，就不至於不得其門而入。

二千年二月十六日

我本身是一個無神論的“精神貴族”，而且是一個無可懷疑的精神貴族，堅定不移的“無神論者”。在我創作之外，在某些時候某些地方，我相信科學，科學不完全是技術正如藝術不完全是技術。科學思維與藝術思維都很重要，才能成為人類文化的兩隻翅膀，向前發展飛翔。科學與藝術豐富了文化生活，有時候是相剋相生的。科學與藝術還是不同的兩種思維。高層次的文化生活還是在文學藝術上，科學是一般的生活方式，比如科技帶來今天的生活方式，快速便捷，在精神生活上茫然而渙散，高級的消費而低能的腦袋，造成大多數“肉體貴族”，今天的“精神貴族”，就更重要了。

百年前的現代藝術是反自然主義反科學的，百年後的今天，後現代藝術只是用科學技巧與物質材料，回歸多元文化，而非回歸於自然主義，反科學並未改變多少。不可否認的，科學開拓了人類的視覺，還是要回到心覺的想像空間，而成其為藝術，而有心靈生活的享受。藝術與科學的相剋相生，廿一世紀來臨也無例外。電腦網路資訊傳遞與展示，都是工具的運用而已。電腦寫詩電腦作畫，快捷便利，外在的視覺不可能取代人與藝術的原質性，詩還是人的語言濃縮，在人的血肉體溫裡，以文化知性的存在，可以電腦寫作回到人的欣賞需要，並非以電腦欣賞。尤其是電腦作畫與電腦映像，大都是消費次文化的廣告包裝商業宣傳。低層次的生物性本能需求，庸俗不堪，談不到欣賞價值。因而，科技帶來次文化消費泛濫，也是非商業性嚴肅的科學家一如嚴肅的藝術家所面對的問題要有所思考。商業用途與軍事用途的科技，也即是我在〈月亮之外〉詩餘所說的，間接與直接有形與無形的殺人與害人，自然生態的危機也是來自自然科學的負面發展。人文生態的危機，當然來自商業消費，製造文化垃圾的次文化了。科學與文學藝術的商場化，同樣是災難與危機。然則，文學中至為精純的詩，先天性高層次品質，無商場性標售“價值”的危機的可能，是幸還是不幸？應當是前者大於後者。詩的死亡或者說是文學藝術的死亡，只留下垃圾，我想人類還不至於如此墮落，雖然並不樂觀，並無絕望。詩不可能變質，變質就不是詩了。詩本身沒有致命傷，作者與讀者不必憂慮，如果詩還是詩，不是垃圾。詩人如果也參與製造垃圾，這是自殺與殺人，當然也就不成其為詩人了。

。輕盈與便捷，至多只能做到輕盈，詩在生活中如何便捷？詩還是回到精純與洗練的品質上來，在先天性精神貴族中，不自戀也不自棄，自當是詩人的本色了。自愛本來就是所有“人”的要求，詩無急功好利的企圖，詩人也不能窮途潦倒，“詩窮而後工”的意識形態已經過去了。詩人應當擁有的生存權利與尊嚴。

詩是消費文化中的精神支柱，也可能是人類物化中的犧牲品，這不是詩與詩人的問題，這是人的自我抉擇與生存品質的選擇意願。詩人的憂患意識，在自然與人文生態的雙重危機中，多愁善感也當積極樂觀，自救救人以平衡殺人害人的危機，然則，不淫樂自苦，享受人的自在自足而及於人，此道不孤也。

詩與散文之別

我不是好為人師，我們必須把詩與散文之別弄清楚。

詩以詩思，散文是散文的文思，從著筆開始就不同。由於內在的思維而決定了外在文字形體運行的不同。詩是非邏輯的非形容詞的非散文文法的文字本身與意涵一體表現，無須很多中介詞，也不是說明某種散文的文意。象徵的聯想的以生意的感受，揣摩與嚼嚼，意在言外的思維，令人意猶未盡，舉一反三的追索。不明確但必有所會意而生意思生思。這是我的理解與想法。不明確不直接，然而文字語言的運用，必然有其準確性與必然性。鬆散與凝練當然也是詩與散文的不同，不僅是要求不同，事實

上就是兩回事。

我想具體的來以散文與詩舉證說明，很抱歉我以某些“長詩”（？）來開刀。不是對人，而是對詩文的澄清。在《新大陸》詩刊五十三期上，有三個人寫的三首“長詩”，實在是很冗長而鬆散，根本就是散文分行分段分節。文字雜亂無章不洗練，主要的是內涵的雜亂無章不洗練，文與意都未提升成詩。無聯想無意會，甚至比說話還嚕嗦不知所云。離詩意詩思詩情太遠太遠，比散文還要浪費筆墨。把詩寫成這樣子想成這樣子，也是令人不可思議。這三首“長詩”我把題名寫出，依輯排順序是〈空穴〉、〈他人的信〉、〈漫長與不可以的狂歡節〉，作者名字不提與詩是相連的，讀者讀五十三期可知。

我說我來開刀，只開刀〈空穴〉，把其改造壓縮成如下的詩思的詩，完全是從其本文的本身而使其質的不同（可能已脫胎換骨浴火重生），如下：

一
眼睛不是眼睛
在百葉窗後
動物與植物的等待
在太陽下

魚不是魚雨不是雨
游落城市的
泡沫
在太陽下
换位變形換形變位

玻璃甲蟲破裂之聲
吸乾空氣
蛇與井練的對持
腐爛的果子

二

靜止在游落中
雨中之眼眼中之魚
從內推出
如琥珀之死

死者晃動夢中
躺著一顆巨大的淚珠
受傷的井蛙從夢中
伸出頭來
默默無聲
搖晃著影子的手
在太陽下
眼睛不是眼睛

原詩是散文分行，現在應當可視為詩了。至於詩題〈空穴〉可能也要有變。我沒有任何的惡意與陳見，只是在證明詩與散文的不同，希望原作者不要氣怒，能加以接受反思參考。其他二首“長詩”就不必動了，太費功夫太費神了，希望讀者可以舉一反三。本來詩是不可以更動的，〈空穴〉可以動，足以證明不是詩。

長詩也不是不可以寫，而是你內在的精神性與生命的質量而決定的，本來就很稀薄，又何堪冗長？如果是生活上散思雜感，就去寫散文，看的人也多，發表的地方也多。

最後我要說的，也是在同一期的《新大陸》上，有雷默寫的〈五月 一個中國少年的肯德基情結〉，也是較長的“長詩”，寫的很好，他的敘述有其必要很自然而可愛，有天真的美感也有成熟的情懷，知性與感性的童話裡，很感人，我希望多看一些雷默的其他詩作。

2000年三月廿三日在紐約

我本來很不想寫什麼關於詩的文字，讀就讀，罵就罵，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近來看到到處烏煙瘴氣，想想談一談自己的心緒，也許可以至少讓自己舒服一點。

記得我發問，詩現狀的喜憂，很多朋友都很樂觀。看來是詩泛濫、詩人遍地開放的季節到了，我們至少應該高興。可是我看到的越多，心情越是沉重；他們真是為詩而詩嗎？有幾個真正思考過詩創作的陷阱和誤區？詩以後往何處去？語言真的到了絕境嗎？

誤區之一：

像恐龍的滅絕一樣，詩人空前的膨脹，詩空前的雷同。結果是什麼呢？沒有人在讀詩了，就像我們合上古典詩集也能背誦得出——風花雪月，舉酒問天，感古傷懷，等等；現代詩目前可以說，離滅絕自己的時候也不遠了，打開任何的文字，不是敘述張家的私事，脫的到處都是；就是引一兩句哲人的酷語，學習寫的不明不白，若隱若現，故作深沉；不是彈性，就是張力；不是死亡，就是存在。

誤區之二：

搬出一位詩大師，不是吹捧，就是模仿，一個調子唱了十年，也不管明天大家會推誰，跟著一塊吹捧和模仿就有口飯吃。流行推世界詩人，就不記得自己姓甚

名誰了；流行翻譯，也就不管自己外文水平是否相當，就算提高自己也不妨。

誤區之三：

寫起詩來，像是寫小說，像是微型的小說，或者是小說的草稿，就算是東施效顰，也還是好意；但是把詩等同于情節，變成沒有皮肉的小說，沒有美感的詩，四不像的怪胎，很是遺憾。

誤區之四：

打起朋克(Punk)的派子，一副老子誰也不服的樣子，開始攪和一點下流的性感動機，和上兩句粗話，（心想，你就沒種像我這樣敢撒野，暴露，和墮落），何況這個社會也是墮落成這樣，何必怪我這樣的變態。

誤區之五：

吹噓自己前衛，照搬一點形式藝術的構思，把文字的句形變化一下，來點新潮，實際毫無內容，形同骷髏。

誤區之六：

也是最惡劣的一點，一為穩固地位（詩寫不出什麼新意），二為出點小名氣，來搞一個流派，弄一個社團，或一個詩刊，搖旗吶喊，把詩本身的創作拋棄在名掙利奪之外。可笑的是，像藝術史上，每一個所謂的流派都是在成立的一刻，就注定曇花一現的消失。

是否詩本身就沒有可以，和應該關注的弱點了呢？

反思以上誤區的人，不會不意識到，詩是脆弱的。詩是美的，但是這美是以文字為介質的。但是文字的弱點太多了。

其一，由于歌的失傳，詩實際只是詩。沒有人唱詩，這樣文字是沒有聲響的，它在看見之後沒有音符的標點，這樣在強大的音樂面前，詩是個啞巴；離開韻律之後，詩也成了聾子。詩也沒有色彩，是一個色盲。詩也沒有三維的表象，是一個平面。

其二，詩的邏輯思維和跳躍悟性的衝突。現代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把邏輯和理論不是強加，而且是刻入了人類的基因，說話不合邏輯就是一個瘋子，變態；但是統計心理學能統計出一切嗎？上帝不存在了，神秘是否還是必要？

其三，詩是一種美的形式。詩是一種精神的物化存在，也是由于文字，可以在人類的精神史料中永生；但是詩人是短暫的，詩人是不美的，詩人是想借詩永恆的，這種合理的詩人和自己詩的矛盾，會導致為詩人自己的名利，犧牲了詩的美的價值。就像詩人一出名，他的所有詩都成了經典，這是個很大的錯誤，也誤人子弟。詩是獨立存在的，不論詩人如何出名，他也要講出不美的話，那不是詩，而是證明他是一個人，像我們每一個人一樣，沒有別的。

詩是脆弱的，如果你真心愛她，請你也小心維護。

詩與象徵

◎張索時

作為人類情感世界的觀察研究對象，宇宙萬物都是有生命的，而且跟人一樣時刻處於變化之中。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來士多的名言“我們不能在同一條河入浴兩次”等於宣告：不同時間的同一物體彼此相異。

晉陶潛看出萬物憑藉自我變化而發展，唯有人類的心靈能創造不變之境（“形跡隨化往，靈府長獨閒”）：以此不變應彼萬變，配上物質生活的“不變”——隱居，潔身自好地立於心造的桃花源。

歌德(1749-1832)從終生信奉的泛神論出發，明白確定人與客觀世界之間呈現不斷變化的象徵關係。全程寫作六十年方始定篇的詩劇《浮士德》的最後一詩〈神秘的合唱〉(Chorus Mysticus)，濃縮了他畢生探求的藝術與人生的奧秘：

Alles Vergä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Das Unzulängliche,
Hier wirds Ereignis;
Das Unbeschreibliche,
Hier ist's getan;
Das Ewig — Weibliche
Zieht uns hinan.

變化中的萬物，
無一不是象徵；
那未曾圓滿的，
在象徵中完成；
那無法描摹的，
在象徵中賦形；
不朽的女性喲，
永引我們攀昇。

原來，在心靈的觀照下，由於

情感的滄注——沒有不帶思想的情感所以就是思想的滄注，對象勢必引起夢幻，所由產生的形象雖真卻並不逼真，莫泊桑在小說《彼埃爾和讓》的序言〈論小說〉裡稱之為“臆像”。而哪一次觀照擺脫得了情感的滄注呢？這臆像——引起夢幻而產生的形象實際已成為其所滄注的觀念的象徵。歌德發現，象徵無所不在，並且時刻發生變化。這無異承認，在藝術領域，人類通過象徵認識宇宙。那麼，有象徵才有藝術，象徵與藝術構成生命共同體。

“觀照”與“象徵”在變化中複雜而微妙地相互推進與諧調，使藝術的妙用得以發揮到極致。形象上不得盡示之處、思想上不得盡及之處、意境上不得盡展之處。總之，舉凡筆墨上不得盡訴之處，將在象徵所提供的想像觀照中完成、賦形。

結句中的“不朽的女性”，“按照舊的解釋……，象徵寬恕、慈悲和愛。而接引向上，指難以達到和不可名狀的境界。這是神秘的看法。合理的解釋應指人類歷代積累而又促進人類發展的科學文化。人類通過實踐，總結經驗，不斷認識和掌握外界自然，

進而控制和駕馭外界自然，於是就不斷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好比永恆女性不斷哺育後代，使其成長、孳生、繁殖、發展和提高。”我認為，這“不朽的女性”是指人類藉“象徵”認識宇宙這一偉大發現以為標誌的人類創造力。人的自我謳歌。

泛神論者主張，萬物皆具神性，而以宇宙主人自居的人類根據自身模樣創造了神，這冥冥中透出人企望於神的不朽。“不朽”，正如人類的另一同質理想“完美”——完美的社會、完美的人生、完美的一切，只可在象徵中實現。換言之，理想永遠是理想。然而同時，歌德對於“不朽”依舊抱著十足的信心，因為人類創造力完美而不朽的表現：“象徵”，必將結出理想之果。他一面相信人類理想只在象徵中結果，一面相信創造力所帶來的人類的自我攀昇。

人類歷史是貫徹人自我神化的企望的歷史。

筆者自譯。

引自董問樵先生所譯《浮士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續上期)

羅厄爾的作品

1944年，羅厄爾出版了處女作《不同的地方》，反映出他受艾略特的影響。1946年出版了《威瑞斯勳爵的城堡》(Lord Weary's Castle)，這是一部檢討自己的詩集，闡述矛盾的本質：社會和個人的矛盾、個人與傳統的矛盾，曖昧、影射和多種情結的總合。運用了蘭塞姆和泰德的“新評論”的技巧，給讀者以思索探究的餘地。作者似乎受著巨石般的壓力，和狂風巨浪的衝擊。他受哈特·克雷恩(Hart Crane)的影響，同情克雷恩的煩惱，但克雷恩沒受過“新評論”的方法訓練，所以缺乏“規律”。羅厄爾虔誠地信奉天主教，卻不喜歡現代生活，如同逃亡派的逃亡者一樣，逃避現實。

這部詩集得到社會上很高的評價，榮獲普立茲獎及古根海默基金會獎金，收入甚豐。並被邀請到一個專為作家設立的別墅“雅都”(Yaddo)去度假，又到處去講學，得到詩人艾略特、福洛斯特和雷斯凱等人的青睞，也因此和絲塔弗爾德的婚姻發生糾紛而移情別戀。

五十年代是共產黨的鼎盛時期，西方國家都害怕赤化。麥卡錫時，聯邦調查局(FBI)對“雅都”來往人士開始注意。尤其對親共的作家，如：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她和延安時期的中共領袖很熟絡，曾教毛澤東和朱德跳交際舞，死後安葬在北京八寶山)，但聯調局沒有找到她叛國的證據，也就不了了之。羅厄爾對“雅都”的問題感到失望後，轉遊歐洲。有人告訴他，只有榮格能醫治他的精神病，但他到達歐洲後，沒有見到榮格，卻被弗洛伊德的學說所吸引，而且採用精神分析法治療他的精神病。在這一段時間內，和

第二任夫人伊麗莎白·哈德威克結了婚，不幸的是他父母也在同期相繼去世。

在這短短的時間裡，世界和羅厄爾個人都有了許多變化，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出端倪，從而進一步瞭解他的人生觀。

在《威瑞斯勳爵的城堡》發表四年後的1951年左右，羅厄爾寫了《卡瓦諾夫家族的磨坊》(The Mills of The Kavanaughs)。該詩集內含七個夢幻和自述，顯示出他的製造形式的寫作技巧和古典學問。裡面談及清教給他的異化，他認為天主教清教優越地闡明他的宗教觀。他討厭喀爾文主義(Calvinism)，寫了黑暗與光明的鬥爭；不喜歡美國的“物質主義”，這個觀點和早年的詩集《不同的地方》不同，在那本詩集裡他追求的是機械化的社會。

1959年，羅氏又出版了《生活描述》(Life Studies)，聞名的英國詩人史賓達(Spender)評之為“家族歷史”。其實，這本詩集正是羅氏“懺悔”的開始。因為他談到一個美國開國的家族，因墮落異化而失去了“根”。持抱怨的態度，寫出美國人對希臘神話產生不安和懼怕瓦解的心理。這本詩集影響了美國詩壇和頹廢派詩人金斯堡。人們稱金斯堡是一隻沒有牙的獅子，而頹廢派裡酗酒、吸毒、流氓、爵士音樂等無所不包。羅氏用詞犀利，一針見血，他自己認為是最好的詩。後來這本詩集也影響了嬉皮貓王詩人戴倫(Bob Dylan)。

1946年出版了《給聯邦的犧牲者》(For The Union Dead)，這是一部描寫內心鬥爭的詩集，比《生活描述》更加悲觀，似乎完全失去信心，缺乏鬥志，成為天主教的基督徒之心理狀態。當代詩人羅拔特·伯雷(Robert Bly)評之為肥皂劇般的鬧劇，認為過份

誇大感情，已是“江郎才盡”。

1967年的《近海洋邊》(Near The Ocean)就比其他詩集更缺乏感召力了；1969年《速記簿》是在百般無奈，諸般失望之後而寫的；1973年《歷史》毫無新意，每況愈下；1975年《海豚》以象徵手法，讚美婚後的生活；1977年《日復一日》(Day by Day)是一首散文詩，似乎增加了一些進取，但仍未擺脫無病呻吟的模式，認為自己是失敗者，無力改進生活，也不可能在藝術上有所創新。這可能是不美滿的第三次婚姻生活，帶給他的沮喪。

總括來說，羅氏晚年的詩作，缺乏激情，如同海灘上的砂石般的無生命，只有裝飾作用。除了寫詩之外，羅氏還創作了許多劇本，並上演過。多取材於古希臘的神話故事，如1965年的《過時的榮光》(The Old Glory)。翻譯了希臘劇本《普羅米修斯的故事》等等，堪稱第一流的劇本，獲得詩人翻譯家的美譽。

羅厄爾和甘迺迪

在1961-1963年縱橫捭闔於美國政壇的第三十五任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有著運動員一般的旺盛精力，一表人材，瀟灑自如，素以果斷機智著稱。美國是一個敬上帝，以敬天愛人的宗教信仰為一切制度之本的國家。甘迺迪出身於一個富有的天主教家庭，更受教徒們的歡迎，又加上他受過良好的正統教育，因而對文人和藝術家們具有很大的魅力。他四十三歲當選後，羅厄爾寄給他一卷剛出版的詩集《生活描述》。他們兩人同年，又是哈佛時代的同學，但在哈佛時他們並不認識。1962年五月甘迺迪宴請法國文化部長、著名的小說家馬羅(André Malraux)時，邀請羅厄爾作陪。甘迺迪流露出看過他的詩集的口氣說：“現在的白宮

已變成作家和知識份子的沙龍了”。羅氏稱讚說：“總統先生不同常人，你從不輕視同輩人。”宴會在充滿的歡樂氣氛中結束。

後來，羅氏對甘迺迪失望了，他看出甘迺迪只是利用文人。在古巴事件中，並沒有站在愛好和平的立場上。派第七艦隊在東京灣巡邏、與克魯雪夫之爭，都是不智之舉，使人類處於空前的危機之中。這是羅氏寫給著名評論家威爾遜(Edmund Wilson)的話，他還說甘迺迪只是將事實粉飾而已。

甘迺迪是美國歷史上最短命的總統，四十三歲競選時，風華正茂。四十六歲時就被一個二十多歲的美國南方人奧斯華刺殺，死後葬於阿靈頓國家墓園，而埋在這裡的總統只有兩位，另一個是塔虎特。其後，羅氏出版了《給聯邦的犧牲者》以示哀悼。

傳聞羅氏曾與甘迺迪夫人有一線之情。她主動寫信給羅氏，表示欣賞他的作品；羅氏也曾送給她一卷蒲魯塔克(Plutarch)寫的《希臘名人傳記》，內有羅氏的評語。不知怎麼回事，這本書被她的小叔叔羅拔·甘迺迪拿到了閱讀，覆信給羅氏，說他對政治的態度過於天真。(羅拔和他哥哥的命運一樣，於1968年6月5日被刺於洛杉磯。)

甘迺迪總統去世後，由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接任總統職。那時越南戰火蔓延，美國內政危機四伏，各界人士開始反戰活動，包括演講、遊行、簽名等。作家諾曼·米尹勒(Norman Mailer)為羅氏捧場說他是一個貴族，有高尚的品德，有負罪感，同世人分享悲苦，和世人同呼吸等等。後來諾曼在一場反戰遊行中被捕。

在同輩詩人中，羅氏稱得上是最優秀的詩人，除他之外，還有一位名人艾卓林·瑞奇(Adrienne Rich)。在懺悔派詩人中，受羅氏影響的有：西里維亞·布拉什(Sylvia Plath, 1932-1963)和安妮

·賽斯同(Anne Sexton)。她們兩人在1961年左右認識羅氏，並在波士頓大學聽過羅氏的講課。賽斯同1928年生於麻州，一度做過模特兒，放浪形骸，她受羅氏影響較大，寫過許多詩集。從心理學精神分析的角度描寫個人生活，是一種存在主義的代表。感到生活沒有意義，苦悶、壓抑、憂鬱、陰黯，於是酗酒，服安眠藥入睡。失戀、離婚，再婚後又懼怕失婚的生活無著，詩作滿含譏諷和抒情，自傳體，頗有成就。

有拉什是個女才子，早慧，在兒童時代就寫詩，畢業於史密斯大學，留學英國。父親是一個苦幹操勞的清教徒，係德裔生物學教授。布拉什的作品清雅，對德國納粹屠殺幾百萬猶太人有負罪感及懺悔；對家庭生活不滿意。詩作亦為自傳體，後與英國著名詩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結婚，生了兩個孩子，患有精神病。由於不適應英國社會的大男人主義，在未成名前便因絕望而自盡。

艾卓林·瑞奇生於1929年，是維護黑人利益的女權主義者，反越戰的積極份子，結過婚，並生有子女，卻公開向世人宣告，自己是女同性戀者。

約翰·巴利曼(John Berryman, 1914-1977)曾留學英國，他和羅氏全是受懺悔格式寫詩的影響，檢討自己的生活，亦是壓抑鬱悶的情調，1972年，在明尼蘇達(Minnesota)州大學教書時自殺。1956年曾寫過長詩歌頌美國女詩人伯瑞特·斯吹特(Brad Street, 1612-1672)。

雖然有些人不喜歡羅氏的挖苦和懺悔般的心靈鬥爭，但是他能把惠特曼的詩作形式延伸到心靈地帶，使其範圍更加廣闊。反映的是美國開明人士思想鬥爭，以求挽救亂世的心情，對六十年代的不安有很大貢獻，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國的傷痕文學。羅氏是以存在主義加上心理學精神分析方法，剖析社會、家族和自

己的墮落。請看下面這首詩：

睡罷！睡罷，海洋正在研磨著石頭，
只能說是現在；
過去的腐敗與墮落，
不會衰老，卻不久長。
一隻手，你的手！
我不敢去觸摸你那脆弱的頭髮
巨人是那樣地愛你，無論你是好是壞，
等埋葬我們時候，萬籟成空。

羅氏反照了美國文學的末落，所謂“懺悔”，並非像奧古斯汀的“懺悔”，而是把個人歷史和感受，天真地展示出來。因此與頹廢派之間，架起了橋樑。羅氏將自身進出精神病院的經歷，酗酒等事全溶入詩裡。他的時代是美國文藝的危機時代，艾略特的時代已經過去，美國是一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年青國家，她的主流文化是集西歐文化之大成，而西方文明是資本主義、帝國殖民主義的文化。枯燥的生活需要電視、錄音、搖滾樂……的刺激。1965年，一個學生告訴羅氏：“流行歌手戴倫(Bob Dylan)比你偉大。”

繼羅氏後，詩人約翰·亞斯比利(John Ashberry)以超現實的手法寫詩，被稱為“後超現實主義”，這和法國的“超現實主義”有類似之處。

現代主義者看到西方文明已登峰造極，無法再向前行，再進一步，也許就要從內部爆破。美國詩人，僧人默頓(Thomas Merton)發現西方文化已瀕臨絕境，就跑到東方去，但又不願放棄對上帝的信仰，陷於矛盾而不能自拔。

羅氏同樣對西方文藝、詩形式感到失望，雖然他寫了很多詩，都不能達到完滿。默頓走向亞洲，羅氏走向英國，然而兩個人都沒有找到理想的出路。1970年，羅氏獲邀請至英國任教，1977年返紐約，在出租汽車下車時心臟病突發，結束了他輝煌的一生。



●新大陸詩刊顧問，著名教授，詩人張錯作品豐收。年來出版著作多部，其中有洪範版《張錯詩選》(1999)，高寶國際公司出版的《傾訴與聆聽》(1998)等。詩人並為台灣聯合報聯副刊撰寫專欄《行旅小品》，從溫潤如汝的陶瓷娓娓閒話中國文化，極為可觀。

●美國網路詩刊Red Moon主編的“A Dozen Tongues 2000”經已出版。收世界各國十二位詩人作品，分譯成中英法德日俄西班牙瑞典等十三國文字。中文詩選美國華文詩人陳銘華作品。

●台灣詩人兼詩評家蕭蕭籌劃多年的《世紀詩選》於今年內由爾雅出版社分批出版，已發行的詩選計有周夢蝶、向明、張默、陳義芝、焦桐、蕭蕭、余光中、洛夫、商禽、辛鬱、白靈、席慕容等。此詩選出版之最大目的乃在提供各大專院校教學及研究詩人之用。

●台灣《九十年代詩選》將由詩人辛鬱、白靈、焦桐負責主選，年度詩選編委會成員協選。預定於今年十月出版。而年度詩選《八十八年詩選》已於今年四月二日出版，當日除召開發表會外，並為八十歲的周夢蝶，七十歲的碧果、楚戈、商略、菩提、王璞、謝輝煌、朱學恕歡度生日。

●台灣詩人向明自去年底為兩家報紙寫專欄。南部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的是《詩來詩往》，寫詩的掌故；台北勁報副刊的是《文化溫度計》，專論台灣文化現象。

●新加坡詩人王潤華詩集《熱帶雨林與殖民地》出版，列為新加坡作家協會叢書。

●台灣詩人楊平抒情詩選集《藍色浮水印》出版，列入詩之華詩庫。

●謝冕、楊匡漢等著的《鄉土的魅力》——王耀東作品評論集，經由遠方出版社出版。

●詩人海上詩集《還魂鳥》經由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列入瀟湘詩叢。

●詩人胡慶軍詩集《點亮一盞心燈》由香港金陵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